ロ 12
3764
39

早稻田大學圖書

皇淸經解續編卷百五十四　南菁書院

明堂大道錄八　元和惠棟定宇著

明堂天府

天府爲唐之明堂夏商以後世室重屋之名遞相改易至周爲明堂而春官之屬有天府掌祖廟守臧猶唐之遺如養老之有伊耆氏也

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　宋均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　御覽帝命驗注云天有五帝集凥大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是爲天府

周官春官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臧凡國之玉鎭大寶器臧焉若

ロ12
3764
39

木下中也氏
1991.4
寄贈

91-72

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鄭氏注云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之寶玉大弓者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　案祖廟卽明堂太廟文二年左傳曰不登于明堂杜氏注云明堂祖廟是也）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鄭氏注云孟冬祭此三星而上民穀之數于天府）

明堂天灋也天敘五典故大訓之書陳于天府天秩五禮故六瑞之玉掌于天府（玉鎮賈疏云卽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鎮圭之屬案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臯陶謨注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天命有德故賢能之書登于天府天討有辠故獄訟之中登于天府（小司寇）民曰天民（天民出王制）故萬民之數登于天府祿曰天祿（孟子分田制祿）故五穀之數登于天府

古文尚書顧命曰陳寶（所謂大喪出而陳之）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王肅注云西序旦夕聽事之坐）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王肅注云東序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鄭氏注云陳寶者有大事以華國也武王伐紂赤刀爲飾大訓者禮灋先王德敎卽虞書典謨是也宏璧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雝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世說新書所云人皆欽其寶莫能名其器）河圖圖出于河水帝王聖者所受胤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鼖鼓大鼓也

中庸曰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

明堂有六宗祭其祖之所自出而陳之故曰宗器猶功臣之配食者稱功宗也

明堂嘗新

淮南子本經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于明堂（高誘注云穀新穀也薦之明堂嘗之也）

明堂月令仲春曰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孟夏曰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曰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孟秋曰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仲秋曰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曰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冬曰天子乃嘗魚先薦寢廟

蔡邕獨斷曰宗廟之制古學以爲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寢廟詩云公侯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　葉時五經會元曰明堂有五廟之寢夏官隸僕掌五寢鄭氏以爲五廟之寢是也又引天子七廟惟祧無寢則非矣先王先公之廟祧乃守祧掌之非隸僕也明堂有五室故有五寢明堂之名不見于周禮而見之于攷工記意在當時或稱爲寢廟與

周書嘗麥曰維四月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

汲郡古文曰成王四年正月初朝于廟夏四月初嘗麥

明堂四極

易乾鑿度曰文王推爻四乃術數是本庖犧揲四成卦之灋神農因之立明堂乃有四時之帝外有四門四嶽主之四方諸侯朝覲助祭皆從四門入五服在門內四夷在門外門以

內有位著門以外有四學其有弛于官而解慢教于學而不率者則竄之遠方故虞世有四裔之投王制有寄棘之屏蓋王者治天下之大灋始于四門中于四嶽終于四極四極者天子之所祭由明堂而達之者也

淮南主術曰神農治天下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攷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教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囹圄空虛天下一俗

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披山通道未嘗甯居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通葷粥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

黃帝有大監顓頊有重黎唐虞夏有羲和周有二伯皆主明堂四門之諸侯（詳明堂四面）

又曰帝顓頊高陽者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气以教化（治四時五行之气）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古文尚書虞夏書堯典曰粵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假于上下

四表四方也上下天地也今文大誓曰假于上天下地案明堂六天亦謂四表上下也

又曰分命羲仲宅堣夷曰暘谷申命羲叔宅南郊分命和仲宅西曰栁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又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

山四辠而天下咸服

左傳文公十八年太史克曰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杜氏注云謂驩兜）窮奇（杜氏注云謂其工）檮杌（杜氏注云謂鯀）饕餮（孔穎達云饕餮是三苗先儒盡然更無異說）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故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孔子三朝記子曰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阯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愼北發渠搜五羌來服

又曰舜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愼北發渠搜五羌來服

又曰成湯受命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于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于天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愼北發渠搜五羌來服

王制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尻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凡尻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尻民地邑民尻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尻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

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又曰將出學小胥大胥（續漢書百官志大予樂令一人六百石丞二人注盧植禮注云大予令如古大胥大樂丞如古小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續漢書百官志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丞一人比千石注盧植禮注云太常卿如大樂正丞如小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周語內史過曰古者先王既有天下（稱古者謂虞夏商周四代以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上帝五帝明神五神）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天子頒朔先朝日夕月）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諸侯受朔于天子退而頒之于國）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大夫士受其君之政以守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隊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贄幣瑞節以鎮之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于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

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云云（見上）

伏生尚書大傳鴻範五行傳曰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太皞神句芒司之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中央之極自昆侖中至太室之野帝黃帝神后土司之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蓐收

司之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帝顓頊神元冥司之

詩文王有聲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西東南北卽明堂四門之外辟廱所在四夷朝會所止稱自者書大傳所云自碣石東至日出榑木之野之類是也

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詔賢良曰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敎通四海海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烏虖何施而臻此與

古文尒疋四極曰東至于泰遠西至于汃國（許愼曰汃國西方極遠之國汃音豳）南至于濮鉛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郭氏注云皆四方極遠之國）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郭氏注云觚竹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皆四方昏荒之國次四極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氏注云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　案孝經孔子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四海卽四夷諸侯也）

尸子曰先王之祠祀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也（御覽五百卅六）

四極卽書大傳四方之極月令四郊之邅也

明堂四面

古之帝王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見呂氏春秋愼藝篇）取八卦之地謂之明堂位四正（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元堂）用四面闢四門被四表致四靈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而王道成矣

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

呂氏春秋本味篇曰黃帝立四面（三國魏文帝紀注魏昭載黃初六年詔曰昔軒轅達四面之號）

尸子曰子贛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御覽二百六十五孔子集語）

左傳昭十七年郯子曰少皞摯鳥師而鳥名鳳鳥氏厤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

楚語觀射父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案顓頊有五官又以二正司天地與少皞略同但命以民事耳

古文尚書虞夏書堯典曰乃命羲和　鄭氏注云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于近命以民事

又曰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　鄭氏注云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又主方嶽之事是爲四嶽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

又曰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明堂）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案四目四聰猶黃帝之四面也

虞夏書書序曰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甘誓乃召六卿羲和當在六卿之中

王制曰天子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鄭氏以爲殷制）

案殷二伯猶黃帝大監六卿之兼官

公羊隱五年傳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古文尚書顧命曰（僞孔氏以爲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明堂有六天故建官有六官自黃帝至夏商周皆然但紀遠紀近之殊尒主天地者黃帝爲二監少皞爲厤正顓頊爲二正唐虞夏爲羲和商周爲重黎（楚語堯育重黎之後以至于夏周重黎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則宣王以前周猶有重黎敘天地之官也）而主四門之諸侯者黃帝有四面少皞有四司顓頊有四叔唐虞夏有四嶽（周語共工從孫四嶽佐禹治水爲禹股肱心膂知夏時四嶽之官猶在）商屬之二伯（夏以後或以一人兼四嶽之官故商周止有二伯周禮典瑞九命作伯）周初周召分陝其後畢召制少異于五帝然明堂四門之灋仍不廢也

明堂四靈

蔡邕明堂月令論陳明堂之義云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愚案符瑞者聖人之餘事也致之者順務之者荒故談性命者弗尙焉然以禮運攷之則蔡氏之書

非無稽也蓋其道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聖王象此下之以爲教令則與易相表裏故云其官于天也修義之柄禮之本以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陳義講學本仁播樂耕種槈穫食之而肥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灋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灋相序士以信相攷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爲大順大順之時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由是四靈爲畜以致太平成旣濟定明堂之符也

左傳昭十七年郯子曰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太皞氏以龍紀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

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古文尚書臯陶謨曰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周語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　韋昭注云三君云鸑鷟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舊乎

古文尚書君奭篇周公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假　鄭氏注云耇老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竝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假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三國志注）

論語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周孔二聖人之言皆以鳳爲祥則禮運四靈之符不爲無據

大戴禮盛德曰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懷服古者天子常以季冬攷德以觀治亂得失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亂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攷德而天下之治亂得失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也（明堂爲太廟故曰廟堂漢書徐樂傳修之廟堂之上梅福傳廟堂之議劉向九歎曰始結言于廟堂後人多用廟堂字而不知天子明堂爲太廟也）明堂者自古有之云云（見明堂制度）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于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

又曾子天圓曰毛蟲之精曰麟羽蟲之精曰鳳介蟲之精曰龜鱗蟲之精曰龍倮蟲之精曰聖人（盧辯注云麟鳳龜龍所謂四靈）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盧辯注云龜龍爲陰風火爲陽陰陽會也）茲四者所以役于聖人也（盧辯注云謂爲之端）

禮運曰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鄭氏注云天地以至于五行其制作所收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于元終乎麟包之矣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正義曰案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爲五始元者气之始則天地也春者四時之始則四時也王者政敎之始則禮義也正月者十二月之始則月以爲量也公卽位者卽一國之始亦禮義也月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故云相近也）

又云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

許愼五經異義曰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

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皆獸名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瑞麟得而死此天告夫子將殁之徵也說左氏者云麟生于火而遊于土是中央軒轅大角之獸（中央土其帝黃帝故云中央軒轅）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修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也

謹案禮運曰（謹案以下是叔重下語）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指騶虞白虎）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

案四靈亦以王者所據五行爲應太皞以龍紀木德也成湯時白虎戲朝金德也周時鳳皇鳴于岐山火德也禹時洛龜呈瑞水德也

又曰先王患禮之不達于下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明堂太廟）三公在朝（明堂路寢）三老在學（明堂大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鄭氏注云侑四輔也）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中正爲既濟之本）

巫雩祭郊天之官史靈臺之官卜筮太廟宗祀之官凡國大事先筮後卜（禮有卜禘卜郊之文）王得人涖祀輔政故中心無爲而守至正

又曰聖王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孼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鄭氏注云言嘉瑞出人情至也）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沼（郎靈）

沼也其餘鳥獸之卵胎可頫而窺也則是無故（鄭氏注云非有他事使之然也）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鄭氏注云實猶誠也盡也）

大司樂曰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鄭氏注云大合樂者謂偏作六代之樂以冬至日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示物魅動物羽蠃之屬虞書曰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于宗廟九奏效應賈公彥疏云此經總言三禘大祭尚書云祖考卽此經致鬼也虞賓卽此經以安賓客羣后德讓卽此經以和邦國也鳥獸鳳皇等卽此經動物也庶尹允諧卽此經以諧萬民以說遠人也）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氏注云變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太蔟姑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鐘爲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云云）

案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故禮運因與蜡賓而及四靈大司樂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八變則地示皆出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三代之英可繼大道其以此乎

明堂用四夷之樂

周禮春官曰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鄭氏注云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云以疋以南是也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

後漢書陳禪傳尚書陳忠曰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故詩云以定以南韎任朱離（李賢注云毛詩無韎任株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

白虎通曰作之門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義不在內明堂位曰九夷之國在東門之外所以知不在門內也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內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于天下也

魯用四夷之樂僭也然可以爲明堂之證

明堂獻俘

經傳言獻俘或在太室或在辟廱蓋既獻于廟復告于學也

蔡邕明堂月令論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京鎬京也太室辟廱之中明堂太室也

案今樂記無此文當在河閒獻王所獻二十一篇中

呂氏春秋仲夏紀曰武王卽位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于坶野歸乃薦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

案呂氏五月紀下皆論樂一曰大樂二曰侈樂三曰適音四曰古樂此條在古樂篇與蔡氏所引樂記同則此爲河閒樂記無疑詩序武奏大武也鄭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卽此詩

周禮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鄭氏注云大獻獻捷于祖愷樂獻功之樂

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辠反釋奠

于學以訊馘告（鄭氏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云執訊獲醜又曰在泮獻馘馘或爲國）

左傳僖廿八年晉敗楚師于城濮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　杜預注云愷樂也授數也獻楚俘于廟

昭十七年曰韓宣子㝱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魯頌泮宮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蔡邕明堂月令論王制云云（已見）

頴容春秋釋例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太廟與明堂一體也春秋人君將出告于宗廟反行策勳獻俘于廟（御覽五百三十三）

袁準正論云云（辯見下）

辯明堂月令非呂氏書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气物行王政也成灋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黷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夏小正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宜周公之所著也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弟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孔氏月令正義曰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肅用焉

隋書牛宏傳上議曰今明堂月令者鄭元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合鈔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弟五十三篇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灋皆聖王仁恕之政也

高閌（會稽人）月令論曰月令一書先儒嘗詳論其所作之原矣漢馬融賈逵晉孔晁皆以爲作于周公鄭康成高誘唐孔穎達乃謂秦時呂不韋所作其說所以異同者蓋以月令有命相及大尉奄尹大酋之文其官名皆與周異故疑爲秦時書或謂呂不韋時始皇未帝也未帝則仍用周正而月令所稱必曰天子又紀以夏正則又疑非呂氏書或謂始皇既爲天子秦人取不韋十二紀謟加爲之殊不知始皇併天下既罷侯置守建三十六郡以十月朔爲正更民爲黔首矣而月令所載封諸侯命四監季冬其飭國典孟春慶及兆民則皆非秦制又疑非始皇爲帝時書或又謂既非周公時書又非呂不韋書又非始皇爲帝時書乃漢淮南王安與諸儒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爲時則訓而禮家復有所謟加焉故月令雜用虞夏商周秦漢之制尒凡爲此數說者要之皆非深知月令者也蓋月令一書所以著入六經而垂訓萬世者自有深旨何以言之人君出而臨涖天下位曰天位民曰天民舉措之爲要當體天象順天時今攷之此書每月之首必定夫日星之運行昏旦之次舍者蓋將攷中星以正

王者之位也每時之易必著夫用日之柔剛帝神之異號所以顯造化而定其主宰之權也音律成數所以循天地之自然臭味祭祀所以辨人事之有序以至鳥獸昆蟲艸木盛衰之不同皆所以定十二月之气候使天下皆知四時之有常運也于是人君尻處之室必因時而分其位椉車駕馬必因時而正其色以及衣服之徵食器之末無一非順天之所在此固人君循守所當先也迎气于東南西北之郊每孟不敢不謹盛德在木火金水之運太史不敢不告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以初爲常則見之歲首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則見之歲終此又人君一歲之閒不敢或後也若乃春作夏長秋斂冬臧何者非順時之治左聖鄉仁右義偝臧何者非順時之灋以至上而朝廷百官下而農工商賈大而禮樂兵刑微而灋令品式悉皆順天時而定人事此固月令一篇之大義

月令可疑者二條乃仲夏之太尉及季秋之受朔尒今定以爲三代之書者案不韋陽翟大賈本不知書及爲丞相貴盛富溢招士以傾四公子著書以燿荀卿之徒意當時諸客將作呂氏春秋應受指于不韋必得古今莫大制作以冠其篇而事無大于明堂之政者故以十二紀編此書之首尋明堂月令本非一代之書實兼有虞夏商周之灋而孟夏之令命太尉贊桀俊太尉秦官故後人疑爲不韋所作殊不知緯候始于先秦是時尚書中候已出中候握河紀篇有舜爲太尉之文故遂改司馬爲太尉以存五帝之官此呂氏諸客之妄

遂以此疑月令可乎其秦以建亥爲歲首以季秋來歲受朔日爲用秦制則孔氏正義已辨之矣（來歲不必專指十月月令孟冬以祈來年于天宗則是十一月建子周之正也）

晁氏公武曰呂氏春秋十二紀本周公書後儒寘于禮記善矣而目之爲呂令者誤也

錢氏熙曰月令于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則是篇本古明堂遺制呂氏從而錄之秦有天下不聞有事于明堂蓋非不韋所撰而蔡邕王肅張華皆言是周公作必有所據呂氏據明堂陰陽記舊文于首以爲綱附以八覽六論爲目中閒雜入秦官無足怪也且言太尉爲秦官據漢百官表之文也然晉語云祈奚爲元尉韋昭注云中軍尉也鐸遏寇爲輿尉韋昭注云上軍尉也管子分州以爲千里里爲之尉又曰筦籥臧于里尉則尉之稱不自秦始亦周官之名矣

辨袁準正論（字孝尼陳郡陽夏人官至給事中）

袁準正論曰（亂經而謂之正論七十子皐人也）明堂宗廟大學禮之大物也（禮之大物故爲一體）事義不同（同歸于道）各有所爲（如其說則聖王之政散亂無紀）取詩書放逸之文（各有明文竝非放逸）經典相似之語（各有義據絕非相似）而致之不復攷之人情（攷之人情則合）驗之道理（驗之道理則符）失之遠矣（準論爲失反誣經傳）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凥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媟黷死生交錯（明堂之中有大寢太室太廟路寢左右个東序西序東房西房大學在東序四學在四門之外天子于其中祭天朝覲告朔行政視學養老各有攸凥冬官亡而其制遂不可攷不必如攷工匠人所云李氏和牛里仁論之詳矣準不察而驟識之不亦妄乎）因俘馘耳創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

（準以詩之獻四獻馘在泮宮不在太廟王制之訊馘在大學不在太廟故有是駮然則左傳昭十七年荀吳克陸渾獻俘于文宮亦以左傳爲非禮乎）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棄玉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栝而食于土簋非其類也（左傳桓二年內郜鼎于太廟諸侯之太廟猶天子之明堂故臧哀伯陳明堂之義曰清廟茅屋昭其儉也下云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質文相濟先進禮樂何爲非類三代之時未聞以象箸玉栝爲明堂之器準之此言爲非類矣）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明堂之制已亡匠人所載出自先秦之文三代之不如此不可以攷工一書而詆詩書經傳之文爲不可信也）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祖始祖太廟與四廟爲五故三代以前無七廟之制穆共以下荒服不至而明堂大禘終王之禮遂廢蓋至是而始改舊制文武之廟不毀乃有七廟記禮者據晚周之制非周公本濃先儒謂太廟與明堂一體未嘗兼及羣廟又三宗不毀之說刱自劉歆顛倒五經班彪謬稱其論之博而爲禘說辨之詳矣）夫宗廟鬼神之尻

祭天而于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纍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于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五帝之兆在四郊四時迎气而祭于明堂以一帝配其禘嚳之配行于冬至祖宗之配行于仲秋公羊傳所謂自外至者無主不止非祭天而就人鬼之謂王肅謂禘嚳嚳爲后稷之所自出天子父事天事天而就人鬼以爲非義嚳父稷子然則嚳無廟而就后稷之廟可謂義乎）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宮尻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上庠東序右學東膠皆大學也下庠西序左學虞庠皆小學也大學在明堂小學在明堂四門之外殷倘右故以右爲大學而在郊左爲小學而在宮然皆統于明堂故云一體）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

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四代立明堂宗祀朝覲耕耤視學養老大判言之以其統于明堂故云一處尒若如袁氏之言則天子適諸侯必舍于太廟得毋據諸侯太祖之位乎何其說之不通也又）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四學在四門之外辟雝環之水以節觀者何嫌百姓來觀乎）王制曰周人養國老于東膠不曰辟雝（東膠即明堂之東序辟雝在四門之外）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爲左右也（殷制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右學左學者各舉其一未嘗與宗廟爲左右也）辟雝之制圜之以水圜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鱉取其所養也是故明堂者太廟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雝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凥靈臺望气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處也（明堂太廟清廟本一物太廟之中有太室宗祀之所朝諸侯則于明堂靈臺在其上大學在其東辟雝在四門之外宗祀朝覲饗射視學造士養老恤孤皆統于明堂之灋故漢儒謂之一物古有王尻如袁氏之說則聖王之政漫無統紀非三代之灋也）明堂之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尻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竝非其義也（古之聖王卜禘之後則視學朝廟之後則聽政日與學士大夫相親而敬天灋祖嚴師尊友之意無一時而敢解故明堂之灋室以祭天堂以布政東序以視學何君臣同處死生參竝之嫌乎晉代崇尙元學擯棄六經故袁氏之徒得以肆其排抵兩漢風流埽地盡矣）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大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雝處其中今未知辟雝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以辟雝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三賓百官侍從之衆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大戴禮謂明堂外水曰辟雝即所謂四門之學師氏凥東門南門保氏凥西門北門四門之外四夷諸侯朝覲猶尙能容何有于公卿諸侯袁氏專據攷工一書而駁經傳失之遠矣）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閒所能受也（明堂位有四門又有應門周書明堂曰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明堂月令有大寢周官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大戴禮以明堂爲天子

（之路寢則明堂又有路門與先鄭王有明堂所以祭鬼神故亦五門之說同袁氏一門之說何所據邪）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月令有明堂太廟又有太廟太室袁氏反合而一之是亂經也）于辟廱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燃則左傳荀吳獻俘文宮鬼神獨不惡邪）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總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也（以周禮閏月王尻門終月例之則月令左右个四太廟一太室亦當終月以祭祀言之則謂之廟以生人言之仍謂之路寢）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祭廟反獻于廟王制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則大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明大學非廟非仍以爲證也（獻俘于太廟告訊馘于辟廱）周人養庶老于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大學遠其言乖錯非以爲正也（周人大學在東膠卽明堂東序王制鄭氏以爲殷制大學在郊所云或貴在國或貴在郊非乖錯也）左氏云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

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袁氏論及此條遂無言置辯而爲遁辭矣）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之情也（此馬氏之謬以是見明堂卽太廟非太廟之外別有明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尻明堂者也（此袁氏未知天子諸侯之等殺也義在總論鄭氏謂魯有明堂宜來袁氏彈射矣）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卽宗廟不得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宗廟也（言行王政故曰王者之堂若言祭祀則云王者之太廟夫言豈一端而已）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于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魯之郊禘爲非禮齊建明堂僭天子之禮故有欲毀之者孟子勸王行王政以齊王故云勿毀）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

公踐東宮宗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天子此又其證也

天子祭天故云王者而後有明堂此言是也假爲天子戰國之衰說袁氏反不爲之駁正是非倒置矣

續氏蔡氏以爲辟廱在明堂之中袁氏駁之甚當餘皆謬也故存其文而論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五十四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五十五

南菁書院

禘說一

元和惠棟定宇著

敘首

禘有三有大禘有吉禘有時禘大禘者圜丘之禘也吉禘者終王之禘也時禘者春夏之禘也吉禘時禘皆在明堂獨大禘在圜丘與南郊就陽位同而亦謂之禘者以圜丘爲明堂六天之祭故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皆天子配天之典故尒疋釋天鄭氏大司樂注謂之大祭自明堂之灋不明後人止據春秋諸侯之禘謂禘在太廟又據緯書之言以禘止審諦昭穆非配天之祭而禘誼晦矣王肅趙匡又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祖爲后稷以嚳爲祖之所自出而禘禮廢矣後世又祖述肅匡謂魯禘

禘文王以周公配遂以諸侯亦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禘瀆亂矣其誤在推諸侯之上而致于天子以禘在太廟不于明堂既在太廟遂以禘止審諦佋穆非配天之祭既非配天又以禘其祖之所自出爲以祖配祖由是禘之說不可得而聞而明堂之瀆愈不可攷矣愚因學易而得明堂之瀆因明堂而知禘之說于是刺六經爲禘說使後之學者知所攷焉

四大祭皆配天

祭灋曰祭灋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偰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氏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昦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尒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太昦云云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偰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

正義曰此一經論有虞氏以下四代禘郊祖宗所配之人禘謂祭昦天于圜丘者以文在郊祭之上郊祭之前唯圜丘尒尒疋釋天云禘大祭比餘處爲大祭故總得稱禘也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者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故知于明堂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此云祖文王宗武王故知祖宗通言也此祖宗祭五帝郊特牲祭一帝在祖宗上者以其感生之帝特

尊之虞氏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是尙德也夏郊用鯀是稍用其姓氏代之但不盡用已姓故云稍也云先後之次虞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㑯者今有虞氏先云郊嚳後云祖顓頊夏后氏先云郊鯀後云祖顓頊殷人先云郊冥後云祖㑯是在前者尻後在後者尻前故云宜也（後漢仲長統與侍中鄧義論何龍配社之義云祭灋曰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爲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見續漢書祭祀志注是仲公理亦以四大祭皆配天也）

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㑯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韋氏注云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昦天于圜丘曰禘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祭上帝于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于堯故郊堯禮祭灋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介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也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尙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舜當爲嚳字之誤也禮祭灋曰商人禘嚳嚳㑯父商之先故禘之鄭後司農云商人宜郊㑯也嚳稷之父稷周始祖也祖文王而宗武王與孝經異者商家祖㑯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毁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也

周語定王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　韋氏注云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也凡禘郊皆血腥也

楚語王問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于舉王曰其小大何

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　韋氏注云角如繭栗郊禘祭天也握長不出把者　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　韋氏注云牲牛也器實曰粢

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　韋氏注云帥后舂之服祭服也

詩周頌敘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以下皆禘宗禮）

又曰雝禘太祖也　鄭氏注云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

易豫象傳曰靁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殷薦猶殷祭也祖祖文王也考考武王也）

孝經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尚書大傳曰太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嘫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嘫淵其志和其情愀嘫若復見文武之身嘫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

三國志魏明帝景初元年營洛陽委粟山爲圜丘注魏書載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孝經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尊事世統以昭功德（祖有功宗有德）故先代之典既箸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

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章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七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

說

禘郊祖宗鄭氏韋氏皆以爲配天之祭郊之配天無論矣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家先宗文王後祖文王宗文王爲配天則祖文王配天可知若然郊祖宗皆配天而禘在三大祭之上後人反以爲宗廟之祭何也蓋成王賜魯重祭而有禘祭止用禘禮禘樂魯無明堂無圜丘之禘（說本賈逵）但有吉禘時禘時禘之中又有犆禘皆于宗廟無配天之典雖行禘祭其實祫也學者不攷遂謂天子之禘亦然不亦誣乎劉歆知禘在明堂行于元始五年近于復古然止毀廟合食審諦佋穆而已未聞以祖考配天後漢張純踵而行之此魏明帝所以序漢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鄭氏據祭灋魯語謂圜丘配天其言卓矣然又襲兩漢諸儒之說謂圜丘之外別有宗廟之禘止諦佋穆此禘說之所以暫明而又晦也天子祭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祖之所自出天也故天子曰禘諸侯曰祫（胡氏寅曰天子禘諸侯祫上下之殺也）天子禘于明堂諸侯祫于太廟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典禮截然莫敢踰越自明堂之灋不明而禘祫之等殺莫辨遂夷天子于諸侯而七代更立之祭灋後人無有述而明之者蓋兩漢諸儒不能無過焉

終王吉禘

商頌殷武曰維女荆楚凥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鄭氏箋云享獻也世見曰王正義曰一世而一見于王以經言來故解之曰世見曰來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卽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

周語祭公謀父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韋氏注云共日祭也）侯服者祀（韋氏注云共月祀也）賓服者享（韋氏注云共時享也周禮甸圻二歲而見男圻三歲而見采圻四歲而見衛圻五歲而見其見也皆以所貢助祭于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要服者貢（韋氏注云其歲貢也要服六歲一見）荒服者王（韋氏注云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日祭（韋氏注云日祭祭于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嘫許慎五經異誼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橫渠理窟曰國語言日祭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之存也）月祀（韋氏注云月祀于曾高）時享（韋氏注云時享于二祧）歲貢（韋氏注云歲貢于壇墠）終王（韋氏注云終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卽位而來見）

漢書韋元成傳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如淳曰游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

許慎五經異誼曰古春秋左氏說（司馬遷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故以爲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薦于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于壇禘及郊宗石室（初學記十三　藝文三十八　御覽五百二十八　說文曰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又宔字下云宗廟宔祏從宀主聲又御覽五百三十一引五經異誼云春秋左傳曰徙宔祏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

通典（五十卷）曰裴樞議曰晉徵士虞喜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祀于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爲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劉昫唐書郝處俊曰虞氏禘黃帝郊嚳云云則禘遠祖郊始祖也棟謂郊郊祀之主也宗宗祀之主也石室禘祀之主也周之嚳是三代以前郊宗之帝廟以時毀終禘時陳而祭之）

又曰（四十九）晉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天子禘于明堂言太廟據諸侯）

袁準正論曰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數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于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爲大祭者大于四時皆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何謂也曰夫祫及壇墠則毀廟也俱祭毀廟但所名異耳所名則異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歆貫遠同毀與未毀是也不別禘祫遠近則非也（袁氏論良是但沿兩漢之說以禘不在明堂又非配天之祭則非也）

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魏克眞注云萬國舉其大數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懽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

又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喪服小記曰禮不王不禘　新安王氏曰（衞氏集說佚其名）不王不禘不王之王與王者之王其誼不同不王之王謂終王也王者之王謂天子也國語曰荒服終王韋昭曰終謂世終劉歆曰大禘則終王顏師古曰每王終新王卽位乃來助祭此不王不禘之旨也　朱子謂吳斗南（名仁傑）亦有是說

詩商頌敘曰元鳥祀高宗也　鄭氏箋云祀當爲祫祫合也崩而始合于偰之廟歌是詩焉（以下商周吉禘）

又曰長發大禘也

汲郡紀年曰（今謂之竹書）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　禮說曰此王者喪終之禘也定樂歌卽所謂禘樂

左傳僖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　通典曰段暘引春秋僖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以爲王喪再閏少五月而猶事文武明王爲卒哭除喪卽位而祭廟矣所謂烝嘗禘于廟也

穀梁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躋升也先親而後祖逆祀也逆祀則是無佋穆也（吉禘諦佋穆逆祀故無佋穆）無佋穆則是無祖也（在太祖廟而無佋穆故云無祖）無祖則無天也（太廟爲明堂等禮天子吉禘祭天以天爲太祖故云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無天而行也（明堂天瀍先親而後祖亂明堂之瀍故云無天而行　此條爲諸侯吉祫以其涉明堂之瀍故茲采入）

說

祭莫大于喪畢之吉禘一王終嗣天子即吉奉新陟之王升合食于明堂上自郊宗石室旁及毀廟下逮功臣無不與食而天者又祖之所自出合數十世之主行配天之禮故謂之大禘是時四海助祭荒服皆至故謂之終王祭畢而朝諸侯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諸侯阼階諸伯西階諸子門東諸男門西九夷東門之外八蠻南門之外六戎西門之外五狄北門之外九采應門之外孝經所謂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配天之禮九夷八蠻五戎六狄各以其職來助祭所謂合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通神明而光四海王者之祭莫大于此

詩商頌敘長發大禘也此吉禘成湯之詩其詩曰帝命不違又曰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昦天上帝也帝立子生商感帝也有娀方將遠祖妣也（不稱遠祖而稱遠祖妣者帝嚳四妃獨舉有娀著商家受命之符也周之稱姜嫄亦然）元王桓撥始祖也相土烈烈毀祖也至于湯齊湯降不遲武王載旆新祔主也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功臣也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助祭諸侯也九有有截四夷賓服也至于湯齊配天之事也聖敬日躋文德也有虔秉鉞武功也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誼也詩元鳥鄭氏以爲吉祫高宗之詩實吉禘也其詩曰天命曰古帝感帝也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遠祖始祖也曰武湯太祖也曰先后曰受命咸宜毀祖及親廟也曰武丁新陟之王也曰武丁孫子饗帝饗親之聖孝也曰正域彼四方明堂四門也曰肇域彼四海明堂四極也先邦畿而後四海由內達外明堂之灋也曰方命

厥后曰龍旂十乘五服助祭也曰四海來假來假祁祁四夷助祭也曰百祿是何與長發詩百祿是遒百祿是總皆明堂之符也舉此一詩而明堂大禘終王之誼備矣

吉禘四時有三名（大禘大嘗大烝）

左傳僖三十三年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王者烝嘗禘于明堂）

吉禘禘重初灌烝嘗重備物

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馬融注云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王弼注云王道之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乎盥也至薦簡略不足復觀故觀盥而不薦也　周易述疏云盥與灌通觀盥而不薦乃禘禮配天之祭故馬氏謂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配天之祭灌禮最盛古文作祼周監二代而制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則祼一事有三節肆者實而陳之祼者將而行之獻者奉而進之實以彝祼之陳將以瓚祼之行獻以爵祼之成故曰肆祼獻祭天無灌而禘有灌者宜三年公羊傳說配天之誼云王者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南郊配天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明堂配天也明堂之配天帝異饌亦異其禮（南郊用特牲明堂用太牢我將詩維羊維牛是也）故天無灌而祖有灌以灌禮降神推人道以接天所謂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故云祭祀之盛莫過于初灌也禘行于春夏物未成熟薦禮獨略故云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引孔子語者論語文穀梁傳曰常視曰視非常曰觀灌禮非常薦爲常禮故曰觀盥而不薦吾不欲觀非不欲觀也所以明灌禮之特盛與此經觀盥而不薦同誼故虞翻王弼亦皆引以爲證孔安國謂魯禘亂佋穆聖人不欲觀失其誼矣

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誼見上）

又曰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誼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春秋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傳曰吉禘于莊公速也（以莊公祔太廟故曰吉禘于莊公非禘于莊公之廟也詳春秋說）

襄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傳曰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illegible]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晉主夏盟故僭禘禮）

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　穀梁傳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　魯語曰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韋昭注云烝祭也昭謂此魯文公三年喪畢祫祭先君于太廟升羣廟之主敘昭穆之時也凡祭秋曰嘗冬曰烝此八月而言烝用烝禮也凡四時之祭烝爲備）

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

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于天下周公既歿成王康王追念

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魯用禘樂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而無配天之事降于天子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僞孔氏盤庚注云大享烝嘗也）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气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陳氏祥道曰此經曰大饗其王事與大饗者宗廟之大禘也鄭氏以爲祫祭誤矣案此即大嘗大烝也）

說

王者明堂吉禘之禮行于春夏謂之大禘（郊特牲祭義皆云春禘秋嘗祭統春礿夏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周六月夏四月也禘行于春夏之始可以承春故禘以四月雜記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周七月夏五月）行于秋謂之大嘗行于冬謂之大烝（烝嘗禘本四時之祭吉禘因之）左傳所謂烝嘗禘于廟是也祭統之大嘗禘司勳之大烝皆喪畢吉禘（四時之祭則稱祫禘祫嘗祫烝）而其名又相通春秋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此吉祫也而穀梁謂之嘗魯語謂之（魯之八月夏之六月春秋改烝改時則八月吉祫實秋嘗也）月定八年冬十月辛卯禘于僖公此以僖公改祔廟禮與吉祫同而行于夏八月實嘗也而謂之禘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蓋言當日之臣有功者生則書勳于大常歿則配食于大烝言大烝實兼嘗禘也故曰名相通也禘行春夏物未成熟其薦簡略而莫

重于始灌天道闇昧推人道以接之故始灌之禮以孫假祖以祖假天惟聖人爲能饗帝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是故君子愼其獨也易觀盥而不薦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正以明灌禮之極盛德修薦薄吉必大來故易既濟九五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禴者四時之祭亦行于夏止及二祧而不逮毀廟故禘爲重未有能行禘禮而不能治天下者故子曰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又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誼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所謂禘嘗者大嘗禘也大禘觕略秋冬之大嘗大烝則備物矣牲不以特牲而以太牢（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其詩云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饌用九州之美味薦用四時之和气方物極四海助祭致夷蕃禮器所云以多爲貴也

禘郊大誼

郊配一帝百神從祀禘配六天百王與食

尙書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史記魯世家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德明祀帝無不配天者

荀子禮論曰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　郊當爲禘此荀子論三年之喪以三年事之猶未足其上文云社祭社也稷祭稷也言祭社以句龍配祭稷以后稷配止配一神唯配天之禘百王與食故云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

禮運曰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

祭灋曰有天下者祭百神

說

郊及百神禘幷百王郊于南郊以稷配天自泰折泰昭坎壇王宮夜明幽宗雩宗四坎壇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皆與食焉禘于明堂以嚳配天自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組紺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以下同配食焉所謂德盛者游廣也自穆王觀兵荒服不至而明堂之德衰二祧竝建推廣四廟（穆共之時文武親盡捬立二祧于是有七廟之說詳古制四廟）而明堂之灋廢矣

大禘終王之禮廢于穆王故祭公因諫觀兵而及祭祀之典蓋周家盛衰之所係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五十五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五十六　南菁書院

禘說二

元和惠棟定宇著

古制四廟

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鄭氏注云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禘郊祖宗皆禘其祖之所自出不獨感帝）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四廟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此誤解禮記尒夏以前止有四廟商周始有五廟也）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此注亦誤庶子王如漢之宣帝後漢之光武宣帝爲父立廟于奉明光武爲南頓君以上春陵節侯以下立廟獨羣臣侍祠不敢于四廟之外有所舉也）

漢書韋元成傳永光四年下詔議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議毀廟事丞相元成等四十四人奉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

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爲佋子爲穆孫復爲佋古之正禮也祭義曰（卽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君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以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佋穆不敘宜入就太祖廟而敘佋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張晏曰悼皇考于元帝祖也）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大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敘于佋穆非正禮宜毀于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

家語廟制篇曰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　王肅注云諸禘享皆無廟郊亦無廟后稷之所以有廟者以太祖

許愼五經異誼曰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商頌烈祖正義）

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或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

淮南時則曰夏令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　毀宗宗祀之主親盡廟毀禘時陳其主于太廟合而祭之

王制曰天子七廟三佋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鄭氏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偰與湯及二佋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佋二穆而已

正義曰聖證論王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灋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灋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臧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臧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臧于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灋云有二祧馬昭難王義云（郎中令馬昭康成弟子）案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夏無太祖則禹時止有四廟）殷人祖偰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

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尹注穀梁）漢書韋元成等四十四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案（融魏博士平王馬二家之）言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元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此則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

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者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案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案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漢書翼奉傳上延問得失奉以爲祭天地于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上疏曰漢家郊祀挑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爲丞相奏從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

說

禮記七十子之徒所撰其閒雜有後世之禮卽以周言之有周公之制有晚周之制如喪服小記所述四廟之說此周公之制也王制祭灋所述七廟之說晚周之制也太廟合親廟四爲五天敘五行人親五屬四世而緦故服不過五天子奉天故廟不過五非有降殺也周公制禮止有四廟其時文武尙在親廟之列（孔氏正義云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周公制禮時組紺廟已毀故親廟止有四也）後世以其爲受命之君故建二祧而不毀與五廟而七此穀梁有七廟之文荀子灋後王述其師之灋（穀梁荀子之師）以爲有天下者事七世皆晚周之制非周公本灋也王者禘其祖之所出以其祖配之禘郊祖宗皆是雖行配天之禮廟以時毀是以小記止云四廟有虞氏以下四代皆嘫下配天者廟未毀行祖宗之禮廟既毀行禘郊之禮自古有配天之王無不毀之廟故殷之三宗推以配天廟仍不世配天者功德高也廟毀者親屬竭也仁之至誼之盡也說文云周禮有郊宗石室郊郊主也宗宗主也石室禘主也王者行禘郊祖宗之禮奉郊宗石室之主以配天祭則臧之家語所云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此爲不易之典矣西漢永光中議毀廟丞相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尹更始等十八人咸守師灋主親盡廟毀之議以爲古禮止有四廟不謂有顚倒五經獨排衆議之劉歆挪三宗不毀之說且曰宗變也又曰宗無數也夫自古訓詁未有釋宗爲變者尙書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配天其澤太史公引此經謂帝無不配天者夫配天之帝皆有功德有功德則宗之如歆之說商家三十一王賢

聖之君過半廟皆不毀則王者宮牆之內恐不能容歆說之佹亦云甚矣而司徒掾班彪反以其說爲博而篤于是又有輕議先儒挪立異說之王肅祖述歆之佹論謂王者本有七廟二祧不在數中後人因之又造爲九廟之說而三代廟制愈錯亂不可明矣

二祧之建當在穆王共王之世大傳述配天之禘而及五服蓋五世親盡故服止于五廟亦止于五又言五世可以通昏而周道百世不通此周公之灋也穆王廣四廟娶盛姬（盛古文郕見穆天子傳）皆違于禮後世知娶同姓之非禮而不知建七廟亦非周公之灋苟無述舊章之小記大傳與守師灋之章元成等數十人亦孰從而知其失哉（七廟創于穆共至春秋爲時王之制故曾子問亦稱七廟）

王者天太祖

荀子禮論曰王者天太祖（以天爲太祖猶諸侯之始祖）諸侯不敢壞（始祖百世不遷故不敢壞此商周禮也夏以前親盡則毀）大夫士有常宗（繼別爲宗）所以別貴始（天子之天諸侯之始祖大夫士之宗者始也而有等差所以別貴始也）貴始得之本也（得當爲德）郊止乎天子（天子祭天地）而社止乎諸侯（諸侯祭社稷）道及士大夫（大夫祭五祀道五祀之一）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大戴禮同）

儀禮喪服爲人後章傳曰大宗者尊之統也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　鄭氏注云太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偰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上猶遠也下猶近也

賈氏疏曰王者建寅之月祀所感帝于南郊還以感生祖配祭

周以后稷殷以契配之天子始祖諸侯及太祖竝于親廟外祭之是尊統遠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中下士一廟是卑者尊統近也

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鄭氏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叶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太祖受封君也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于其君謂免于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于壇墠

董子繁露曰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

郊特牲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　鄭氏注云言俱本可以配

公羊宣三年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注云祖謂后稷周之始祖配配食也王者曷爲必以其祖配據方父事天（稷以天爲父故王者以天爲太祖也）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誼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

詩敘長發大禘也　鄭氏箋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鄭志趙商問曰案祭灋殷人禘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以嚳配之（商所據蓋當時諸侯之注）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爲圜丘之祭不審云郊何荅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詩之大禘宜爲圜丘之祭探意太過得毋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云（詩長發正義）

說

明堂者天子之太廟也天者天子之太祖也荀子曰王者天太祖五德之次開𢱢之主稟五行用事之一而王不必言感生而實天之所篤生也萬物本乎天遠祖始祖與祖考皆天之所篤生故嚳稷以下文武以上合以配天享帝立廟上天甚神故不曰太廟而曰明堂明堂天灋也嗣天子奉新陟之王祭于明堂由考而及祖由祖而及高曾由高曾而及毀祖由毀祖而及始祖由始祖而及遠祖且上極于祖之所自出嚴父配天天人祖宗聚于一堂聯爲一气此禘說之所以難知也故曰唯聖人爲能饗帝唯孝子爲能饗親

禘用盛樂

古文尚書咎繇謨曰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虞賓在位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庸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馬融注云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舜除喪祭

（宗廟祖顓頊而宗堯瞽瞍祔廟而不配天有虞氏以上尚德也）

易豫象傳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說文曰殷作樂之盛稱

周禮大司樂曰凡樂圜鐘爲宮（馬融注云圜鐘應鐘也）黃鐘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春秋稱日至而不稱冬夏以日至爲周之孟春孟秋也此經言冬日至夏日至者逸周書周月篇所云祭祀仍用夏時故也）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宗廟明堂也）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鄭氏注云此三者皆禘大祭也

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鄭氏注云季夏建巳之月

祭統曰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所以賜魯也（祭統又曰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于祼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而禘有此三重故曰重祭武宿夜卽大武也）

左傳襄十年荀偃士匄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周禮曰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以下）

欽禘禮兼用
四夷之樂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　鄭氏注云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曰以疋以南是也

後漢書陳禪傳尚書陳忠曰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故詩曰以疋以南韎任株離　章懷注云毛詩舞韎任株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　白虎通曰作之門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誼不在內明堂位曰九夷之國在東門之外所以知不在門內也

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內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于天下也

禘及毀廟

三禮義宗韓詩內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王氏詩攷）

禘及功臣

尚書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尒祖其從與享之　僞孔氏注云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于廟　孔氏正義云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

詩長發敘曰長發大禘也其卒章云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顧氏棟高曰長發之言阿衡可謂祭功臣之明證）

周禮夏官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　鄭氏注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

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詞也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尒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于廟庭（劉敞七經小傳曰案烝嘗無言大者大烝其禘祫也與）

左傳文二年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

通志功臣配享下高堂隆議曰燕禮大夫以上皆升堂士位于庭功臣配食而在庭此貶損非寵異也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共用之謂勇言勇而無誼死不登堂配食此配食在堂之明審也

何休文二年公羊注曰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此謂天子時祫也若諸侯祫祭亦祭功臣）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記大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于大學

禘祫等禮

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儀禮喪服爲人後章傳曰大宗者尊之統也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

荀子禮論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所以別貴始

說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天子禘于明堂諸侯祫于太廟天子禘及郊宗石室諸侯祫及毀廟天子之禘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之

祫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天子以天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太祖大夫以諸侯之別子爲祖士以大夫之別子爲祖故云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也天子之天諸侯之太祖大夫士之祖皆始也而有等禮故云所以別貴始也自明堂之灋不明後世鄭氏之徒遂有祫大禘小之說禘者配天之祭也祫者宗廟之祭也楚語稱禘郊大傳稱禘郊祖宗禘且大于郊謂之小于祫可乎此鄭氏之謬也

周禘魯禘異同

禮記逸檀弓曰王齊禘于清廟明堂（蔡邕明堂月令論）

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歲貢終王　漢書劉歆議曰大禘則終王　通典裴樞議曰虞喜引左氏說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

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彫篹爵用玉琖仍彫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韎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內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于天下也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拊搏玉磬戛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

說

周禘于明堂魯禘于太廟周禘其祖之所自出魯禘及其太祖周禘用六代之樂魯禘用四代之樂周之大嘗大烝皆配天魯之大嘗大烝無配天之事周明堂之灋有圜丘之禘魯所無也其魯禘與周禘同者祼禮也廟飾也四代之服器官也升歌清廟下管象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也八佾以舞大夏也內夷蠻之樂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五十六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五十七

南菁書院

晚書訂疑一

上元程廷祚啟生著

史漢載古文尚書之由

漢室初興伏生求其藏書得二十九篇史漢所載具有明文然以今攷之尚缺其一未能詳也（說見卷中）孔安國於伏書外又得十六篇漢藝文志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孔書合序應得十七卷合伏書之二十九篇爲此數）內有安國所得書後人或以張霸僞書當之案張霸成帝時人其書名百兩篇文意淺陋尋見罷黜不宜復藏於中祕

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漢書儒林傳同（劉歆

（移太常博士書與藝文志並云十六篇）正義云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秦人所制篆隸諸體而行於漢代者則曰今文案伏書初出屋壁亦古文也其後口授鼂錯而錯寫以今文安國所得則以今文通其讀而未改壁中之字（今世於二王湻化等帖必以釋文通其讀亦類此）故當時皆目曰古文然漢代祕府仍自有古文尚書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者是也或即安國之所獻與

古文之名以字體訓詁不以篇章

今文古文因字體各異訓詁有殊可以並立並行而相參攷劉歆曰與其過而廢之甯過而立之是也然揆其大體實則無二故儒者傳古文尚書惟存二十九篇即言安國古文亦罕

有及十六篇者漢書曰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案史記所載此外仍有皋陶謨甘誓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牧誓無逸君奭甫刑費誓等篇）皆今所謂今文後漢傳古文者最盛賈馬鄭氏俱有訓解然篇數卒與歐陽夏侯傳伏書者同此其徵也

漢世字學與經學並重故前書云古文讀應爾雅解古今語而可知後書云桓譚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又云賈逵爲肅宗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帝遂詔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又云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此皆謂字學也自唐天寶初改諸經古字爲俗字而學者不知有字學一聞古

文之名遂致疑於書之篇章陋亦甚矣夫漢費氏易古文也論語孝經壁中之古文也春秋左氏傳亦古文多古字古音具見前書而周官與攷工記至今多古文奇字此諸經之大體孰謂有古今之異乎

安國十六篇不傳

隋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案此必漢世所遺而十六篇亦在其內者也然則安國之書至晉猶存而東京學者無一語及之何邪竊疑安國雖嘗以今文攷定於錯亂磨滅之中而所得之書則遠遜伏氏不爲儒者所重是以更歷二漢咸置勿論以至絕無師說而遂亡也案史記所載有湯征湯誥諸篇劉歆三統歷有引伊訓武成畢命等文王莽傳有引逸嘉禾篇語夫司馬遷之時無他僞書百兩出於漢末而旋廢劉歆篤信孔氏之古文則彼三人所稱引其爲十六篇之書無疑也以今觀之視伏書何如邪其乍明而復晦殆無足惜然使獲存於永嘉以後則梅賾姚方興等又無所售其僞而免於千載以下之爭論矣其亦可憾哉

或曰十六篇之亡猶有他證可得聞乎曰有史記所載湯誥全與今異律歷志所引伊訓武成畢命亦與今不同使孔書不亡則馬班所載所引必爲十六篇之書無疑使十六篇而存則此數篇必不能出於今二十五篇之外然則十六篇之存亡與今二十五篇之眞僞執此以辨之有餘矣

二漢尚書之學

案二漢傳尙書者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已自伏生授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寛寛復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後漢歐陽歙八世皆爲博士伏生又授張生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兒寛門人簡卿至若歐陽有平當陳翁生之學大夏侯有孔霸許商之學小夏侯有鄭寛中張無故秦恭假倉李尋氏之學展轉相傳支流餘裔蔓延於數百年之閒故儒林傳云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兒寛寛則始事歐陽生而繼受業於孔安國者也是二漢尙書之業安國與伏生共之矣使安國誠有未傳之書寛豈不知寛知之而三家豈能無言而終於此又何必疑都尉朝之有異聞邪宜司馬遷之從安國問者又不過如彼而已也

古文之絕續顯晦又嘗攷之東京范史云肅宗特好古文尙書詔高才生受之是上有好者矣又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又云孔僖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又云賈逵父徽受古文尙書於塗惲塗惲卽西京歷傳安國之書者儒林傳傳古文有尹敏周防及衛宏徐巡孫期等其他不可枚舉又楊倫師事司徒丁鴻以古文尙書講授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是古文之在東漢幾於家傳戸習非若往時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者矣然諸儒不聞以其出於安國而名之孔僖以安國後世子孫亦然其曰古文云者不過以字體訓詁不侔於歐陽大小夏侯焉爾由此推之當日安國以授都尉朝者

本與伏生之篇第未嘗稍異此又東京之鑿然可攷者也然則所謂得多十餘篇者亦史漢無足重輕之言況二十五篇與孔傳乎而論者不察何也

安國注論語之證

證古文者有三節焉三節之中若無所得則其餘皆妄矣兒寬之受業於安國以與三家之學也而不云有異聞劉歆之校祕書也但云得十六篇而不言其爲何書後漢之古文大行也諸儒之業與孔僖之世守皆不言安國有傳三節之無證如此又案何晏論語集解有孔安國注於堯曰章末則曰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而不曰此壁中禹謨湯誥太誓武成之文孔子雜引之也於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則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而不曰此壁中湯誥之文而孔子引之也以此二端攷之是安國不知有二十五篇之書章章如是則晚出之古文與孔傳其造之者必有人矣而以誣安國可乎此又三節之外不可磨滅之案據也

許氏說文之證

東漢之初杜林得漆書古文於西州以授賈逵其後汝南許慎傳賈逵之學而作說文解字書中稱引羣經若尙書則惟據安國之古文序謂亡新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是也夫安國增多之書在前漢咸知其有十六篇在南朝以下咸知其有二十五篇今說文以孔氏爲歸則欲攷二書之存亡慮

實者舍此其奚適邪案說文所引於虞書則堯典舜典皐陶謨益稷夏書則禹貢甘誓商書則盤庚西伯戡黎微子周書則牧誓洪範金縢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矦之命費誓秦誓凡此皆伏生之今文而二十五篇則無片語隻字及之又有孔伏本所皆無而載之者反若出於十六篇然則十六篇若存猶可信爲壁中之書而其他則妄也此又不可磨滅之案據也今錄說文所載尙書古字於後且以明漢代古文以字學重之故云

宅嵎夷曰暘谷（嵎作堣暘一作崵）平秩東作（秩作豑）鳥獸氄毛（作㲨髦）朞三百有六旬（朞作稘）帝曰疇咨（疇作𠷎）共工方鳩僝功（作旁逑孱功鳩又作救）有能俾乂（乂作嬖）肆類于上帝（肆作𢑴）至于岱宗柴（柴作祡）竄三苗（竄作㪙）暨皐陶（作臮咎繇）五品不遜（遜作愻）敎胄子（胄作育）八音克諧（諧作龤）剛而塞（塞作㥶）天討有罪（討作敵）濬畎澮（作睿𡿨巜）藻火粉米（藻作璪粉作黺）撻以記之（撻作𨔶）無若丹朱傲（朱作絑傲作奡）朋淫于家（朋作堋）娶于塗山（塗作嵞）弼成五服（弼作邲）鳥獸蹌蹌（蹌作牄）元首叢脞哉（脞作𦟝）隨山刊木（刊作栞）兗州（兗作沇又作㕣）厥艸惟繇（繇作蘨）艸木漸包（作蔪苞）浮于淮泗達于河（河作菏）瑤琨篠簜（篠作筱）惟箘簬楛（簬楛作簵楛又作輅枯）天用勦絕其命（勦作劋）若顛木之有由櫱（作甹𣡌）王播告之（播作譒）今汝聒聒（聒作懖）予亦拙謀（拙作炪）相時憸民（憸作思）使百工營求諸野（營作夐）○書序西伯戡黎（作戓𨞾）大命不摯（摯作㜸）吾家耄遜于荒（耄作薹）告予顛隮（隮作躋）我興受其敗（敗作退）牧誓（牧作坶）尙桓桓（桓作狟）鯀陻洪水（陻作垔）

彝倫攸斁（斁作殬）無有作好（好作𢼸）稽疑（稽作卟）曰悔（悔作𠧪）庻草繁廡（廡作無）王有疾弗豫（豫作悆）我之弗辟（辟作𨐨）哉生魄（魄作霸）盡執拘（拘作抲）至于屬婦（屬作媰）惟其塗丹雘（塗作斁）乃惟孺子頒（頒作攽）昭武王惟冒（冒作𥈊）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懫作鏊）爾尚不忌于凶德（忌作惎）常伯常任（伯作敀）其在受德暋（暋作忞）灼見三有俊心（灼作焯）勿以憸人（憸作譣）王乃洮頮水（頮作沬）憑玉几（憑作凭）敷重篾席（篾作𦱠）陳寶（寶作宲）一人冕執銳（銳作鈗）三咤（咤作託）命伯冏（冏作臩○書序）奪攘矯虔（奪作敓）劓刵椓黥（椓作斀）惟貌有稽（貌作緢）報以庶尤（尤作訧）扞我于艱（扞作𢦒）費誓（費作粊）截截善諞言（截作戔）斷斷猗（斷作𢇍）又洪水浩浩在夏后之詷師乃搯來就惎惎王出涘以相陵懱祖甲返孜孜無怠戔戔巧言我有載于西寶元黃于匪士分民之祘粵三日丁亥朕實不明以俔伯父（以上諸語又出他逸書）

又案古文以字體音義之別見存前代諸經至唐雖盡改從俗書而其餘踪髣髴猶可得之羣籍說文宗孔氏之學者也其所徵引古文非安國之書而何以釋文攷之馬注閒有與說文合者而孔傳則無一焉蓋僞造孔傳者既不聞許氏之淵源且不知參攷馬氏訓解之故否則未有安國既以古文名家而其爲傳又復刊削不存一字之理今列數條於後待明者察之

教育子說文養子使作善也馬氏云育長也教長天下之

子弟訓長本與說文同義釋文引之作胄長也果爾則馬當云教天下之長子弟而不當云教長天下之子弟矣德明之謬一至於此

今汝懋懋說文懋懋拒善自用之意（今說文本脫拒字）馬注同尚書今本作聒孔傳無知之貌

敷重蔑席說文纖蒻席也馬注同孔傳作桃枝竹三冟說文丁故反蔑爵也馬注音義同孔本作咤陟嫁反（以上馬許所同）

浮于淮泗達于菏說文菏澤也案古者淮泗不通黃河徐州水道乃由淮泗達菏澤又由菏澤入濟漯以通黃河今本誤作河禹貢錐指辨之甚詳但謂許慎時經猶不誤不知許實本之古文而晚出之孔傳則茫然矣

若顚木之有㽕欁說文徐鍇注云从丂上象枝條華函之形後人省丂而通用爲因由等字徐鉉云孔安國注尙書直訓由作用用栟之語於理不通其辨甚是案說文所載諸字義多怪僻故孔氏古文當西京歐陽等三家盛行時不爲諸儒所取然如上條與此條者斷不可以不從也

惟緢有稽說文緢旄絲也此蓋言審察之細密也今本作貌似屬後來之誤字又史記作訊亦與貌義不叶宜攷

書序使百工夐求諸野說文夐營求也朽正切从旻舉目使人也从人在穴上徐鍇曰人與目隔穴經營而見之然後指使以求之攴所指畫也孔傳但以經營解之豈知漢儒之字學者哉

隋志與正義之誣

隋書經籍志云安國得二十五篇又云爲五十八篇作傳其言雖本於安國僞序然不能遠稽前古而甘與誣罔同歸亦甚愧良史之學識矣又孔穎達正義述古文始末尤詳謂晉舊史載太保鄭沖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一作枚頤）賾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又云梁柳皇甫謐之外弟也謐從柳得古文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五十八篇之書穎達既修諸經正義又預修隋史故二書之言若出一口如此至陸德明經典釋文則居然以孔序削除漢志且引漢志作安國獻尙書傳矣其謬妄又不待言夫梅賾之奏孔傳吾不敢謂無其事也若二十五篇者似又出於

梅賾之後史家既失其年歲世儒莫究其由來至開皇購募遺典之時僞手繁興劉光伯等方倚爲古籍晚出之屏藩其孰從而問之邪況隋志與穎達德明既敢於追改史漢舊文則同時之人又何難增竄帝王世紀及晉史諸書以實其說而謂所言授受源流有一可信者乎（斯時書籍俱係手抄鋟板未行易於改竄故耳）

案晉書鄭沖傳沖仕魏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尙書沖執經親授又嘗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注之善者名曰集解成奏之魏朝使沖時已得安國增多之書豈容祕而不進而私以授之蘇愉者又論語集解中所載孔注與增多之書頗相刺謬亦恬然而不之怪何也皇甫謐傳有云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而無從柳得古文尙書之事且

正義既云謐作帝王世紀多載五十八篇信如其言則孔傳稱堯壽百一十七歲而世紀云堯年百一十八歲孔傳稱舜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云舜年百歲孔傳釋文命爲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云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謂禹代鯀爲崇伯而世紀云堯封禹爲夏伯孔傳謂成湯沒而太甲立世紀云湯崩之後有外丙仲壬仍用史遷之說謐既篤信古文而其所述又多與孔傳不同何也以此攷之沖與謐俱無見晚書之理晉書亦成於貞觀之世汲冢得竹簡古書既載於紀（武帝咸甯五年十月）又詳於傳（束晳校正文義）而梅賾獻書一事獨削而不錄此必有見於當時言晚書之源流授受者槩未可信而然非若穎達等舍其昭昭而樂從其冥冥也

張霸僞古文名百兩篇此漢書有明文者也穎達謂霸僞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康成在張霸後幾二百年霸造書豈能預足之穎達之可笑如此）爲五十八篇託之劉向別錄等書蓋因孔書後出適有五十八篇而安國所增又多至二十五篇苟非孔書藏於中祕者原有此數傳聞世閒則僞造古文之張霸曷由暗與之合然霸當日但欲自爲百兩篇而無意於合符孔書穎達蓋有所不知也至若漢書百兩之名穎達既忘之矣而十六篇之說昭然在人耳目則又謂霸書二十四篇中九共九篇同卷應除八篇計之而爲十六以此見十六篇者乃張霸之僞書也五十八篇則推而致諸中祕十六篇則隱而投之僞造鍛鍊周內莫非證隋志之不誣而以司馬遷劉歆之言爲

不足據然則晚書之非眞謂穎達爲不知情其亦不明於讞決之道也矣

又案隋志有欲蓋而彌章者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以四百年學士肄業之書且不能存於此日則十六篇之亡必矣十六篇既亡而又安所得二十五篇者以理揆之梅賾所奏安國之傳其時蓋因三家之書既亡而僞造此傳以明今學亡而古學尚存也至二十五篇則出於賾之後其時未可得知而在南朝疑別爲卷帙不與伏書鄭注相混何以知之以志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至隋亦孔鄭並行與穎達所謂鄭注篇數與夏侯歐陽三家並同者知之蓋伏書幾少孔書之半具不能並講並行理之易明者也殆因孔傳初出篇數本與鄭氏不相遠而其餘二十五篇之書又學者肄業所不及故鄭之與孔得以並講並行直至唐代而後廢鄭此隋志欲蓋其誣而不能揜焉者也而穎達乃云江左學者咸祖皇甫謐之傳其自欺欺人曷至此哉

東晉不見有晚書

案晉元帝紀大興四年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荀崧傳時方修學校簡置博士九人有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蓋東晉尚書之學甚微故置博士在後其立孔氏者以古文非以晚書二十五篇及僞傳也後人見崧傳一語遂以爲梅賾獻書之徵誤矣案隋志云東晉始得安國之傳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姚方興上之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夫

安國之傳至蕭齊始列國學則晉世所立其爲兩漢之舊古文可知矣又攷是時從梁武之議斥方興而不用則隋志所言猶難盡信恐終江左之世未嘗得立以信從之者寡也

案郭璞爾雅注於艸木蟲魚等引江東名物以爲證者不一而足則其書成於渡江之後明矣其中所引皆伏書釋詁注引書曰徯我后蓋就孟子之引書而爲言至邢昺作疏乃指名太甲篇耳近日閻氏疏證以疏爲注甚誤又其中有後人竄入二條皆稱尚書孔氏傳其鳥鼠同穴一條猶無形迹若釋獸之末曰狗四尺曰獒此卽僞傳之所本也注乃引尚書孔氏傳曰犬高四尺曰獒又曰卽此義案郭氏注例凡有所引必爲本書所無而足以相發明者孔傳所言與爾雅無異而本書亦無他艱奥難通何必見引而復以卽此義之語承之乎其庸陋可笑頗似呂延濟等五臣之注文選而謂景純有是邪且在郭注爲全書所無之例增竄之迹昭然其故以景純高才博學爲中興之冠猶西朝之有皇甫士安也非其書得載不足以重晚書由是以推則帝王世紀與他書之竄入亦皆此物此志而已愚獨怪以閻氏之精核乃不能詳察而致嘆於郭氏爲僞書所欺不知己之被欺正卽此而在也噫

二十五篇與孔氏五十八篇之傳皆非東晉所得有也何以言之東晉有李氏撰集解尚書十一卷（見隋志李氏字長林江夏人爲本郡太守）其書所解乃漢之僞泰誓又每引孔安國注此見穎達疏中若謂渡江之初孔書已出則顒爲集解時必無取於僞泰誓安

國既爲二十五篇作傳矣何由復有僞泰誓之注此東晉不見晚書與傳之確證也愚向疑梅賾無獻古文之事賾之所獻豈二十九篇之僞傳乎又史記舜本紀敎冑子冑作穉注引孔安國曰穉冑聲相近此今本所無亦僞傳也或曰安知孔氏曾爲二十九篇作傳而幸存於永嘉以後故賾得而獻之僞之其不可乎曰其目不著於漢志而馬鄭諸儒未見有引其說者則僞無疑也（或問隋志既云闕舜典則史記注所引無乃妄乎愚曰不然舜典之闕在宋代孔書全出之時否則二十八字不得遲至齊建武中方出而補之矣此時賾所獻二十九篇之孔傳又廢不行事之原委爲隋唐閒人所刊削而其書則唐初猶存故注史記者得而引之穎達蓋亦有疑於李□）之書而悍然不求其故誠吾所不解矣然則何以有徐仙民之音也曰李顒猶未見二十五篇曾仙民以簡文孝武時人而能爲之音乎其假託不待言矣（徐仙民尚書音有二十五篇見經典釋文）

晚書見於宋元嘉以後

然則晚書之出果何世乎曰江左之初所得者二十九篇之僞傳也以李顒尚書集解知之五十七篇（內闕舜典）與傳不出於梅賾所獻又嘗自晉太興四年歷百三十餘年至宋元嘉之末攷而知之范蔚宗撰後漢書論贊極多未見有引用晚書者其西羌傳中言舜典竄三苗而不言禹謨征苗事徐廣史記音義釋所載尚書常引皇甫謐之語而不及孔傳又裴松之注三國志於其文用尚書者率援鄭注爲訓閒引馬氏而亦不及孔傳使其時孔書已出不容於不見若見之而不以爲據則其不信於孔有必然矣此三君子皆終於元嘉之世者

也至松之子駰爲史記集解則居然引用安國之說而其後屬辭之家稍稍徵引如宋明帝詔用禹謨（反道敗德）仲虺之誥（矯誣上天）蕭道成九錫文及策命用允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泰誓（弼予一人永清四海）禹謨（臨下以簡御眾以寬）順帝禪位詔用蔡仲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王微與江湛書引咸有一德（任官惟賢才）顏延之赭白馬賦用禹謨（惟德動天）顧覬之定命論引禹謨（惠迪吉）謝莊奏用禹謨（罪疑惟輕又甯失弗經）徐爰表用禹謨（神宗）禮志引五子之歌（若朽索之馭六馬）武成（一戎衣而天下定）齊武帝詔用湯誥（兆民允殖）王儉對文惠太子引太甲（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又褚淵碑文用周官（建官惟賢）王融曲水詩序用說命（罔弗同心以匡厥辟又沃朕心）禮志蕭琛議引伊訓（祗見厥祖）若斯之類頗見篇章梁代尤盛故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俱載其目安國自序亦入昭明文選而晚書之出於元嘉相與刊削其始末後代習而不察梅氏所獻遂無有知其非今日之書者豈不重可嘆哉（案馬融忠經諸葛亮心書皆引晚書中語二書出於後代假託明矣）

南北二史之證

或曰然則宋元諸儒之論其無所見乎曰非無所見也有所見而不得其故則不足以服信晚書者之心亦徒爲一鬨之市而不能以取信於天下矣吾今綜史漢之遺文稽眾家之紀錄以核隋志與孔穎達所言而詳究之然後知兩漢稱古文尙書者皆與伏生篇數同而無所謂安國之書梅賾所奏之僞孔傳雖不可攷而元嘉以後晚出之二十五篇江左未嘗信其爲眞古文而立於學官此灼然可見而無疑者也至於

託始鄭沖皇甫謐或謂王肅私見孔傳乃無用之單詞孤證而隋唐閒人執之以號令後學言語譸張剌謬往籍其智識下於晉宋儒者遠矣又攷南史惟梁代山陰孔子袪稱明於古文尙書其撰述不可見餘儒鮮有爲尙書之學者北史儒林傳云齊時儒士罕傳尙書之業徐遵明以下皆以鄭康成所注相授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武平後主緯年號）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梁博士）義疏乃留意焉學者更以二史攷之則晩書之所由來或亦得其髣髴矣乎

安國自序之謬

序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敢以聞案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安國爲博士當在元光元朔之閒兒寬受業安國去而爲廷尉文學卒史在元朔三年以後（張湯以元朔三年爲廷尉時寬爲屬官）巫蠱起於征和元年上距建元四十餘年距兒寬爲廷尉史亦三十餘年安國似不得見巫蠱事又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是史遷著書時安國已卒其去巫蠱尙遠而謂安國見之乎且吾所疑猶有不止於此者夫先漢言古文之淵源者三家謂安國得逸書十餘篇而不言獻者太史公也謂安國獻之遭巫蠱未立於學官者班固也謂獻之於天漢之後者劉歆也案魯恭王以景帝前三年王魯好治宮室苑囿時黃老方盛儒術未興不知尊孔子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經傳疑在景帝之末藝文志以爲武帝末者字之譌也武帝卽位之

初十餘年中崇儒興學而安國適爲博士其獻書宜在此時矣爲遲至天漢邪且天漢三年乃李陵敗降匈奴而史遷受禍之歲也其時遷著史記已七年矣安國至此尚存而遽云蚤卒何邪此言顯與史記不合以愚度之漢代學者本不知有安國之書其必欲立之者劉歆一人而已歆無以塞天下之口故造爲此言若曰向之未立非以其書爲不美也會國有此事云爾不推之於天漢之後不能借巫蠱爲說歆於此蓋亦忘安國之蚤卒史記有明文矣儒林傳不知歆之矯誣而信爲實然是則遭巫蠱尙爲傳疑之說則僞序之謬豈獨史記可證哉（案武帝時巫蠱事前後兩起漢書外戚陳皇后傳元光五年窮治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遂廢皇后退居長門宮其時安國正爲博士序所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蓋指此序似不僞而劉歆以爲獻於天漢以後是亦誤認爲征和元年江充爲姦之巫蠱矣惜不與予兄面質之辛卯三月南耕識時年七十有九）

荀悅漢紀又云古文尚書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未知所據或荀氏有見於安國之蚤卒而不能察劉歆天漢以後之誣故特增家字以實其說近日竹垞朱氏主之然攷安國之書子長具知其得十餘篇如湯征湯誥復見收於史記則安國生前何難獻之而待身後乎其說但可存之以廣異聞耳（朱謂漢書文選鋟本脫去家字夫鋟本後起必漢書先脫而文選後脫也豈歷時久遠竟無知者乎亦主張太過之論○案家語後序謂安國年六十卒於家夫安國年已六十則史記亦不當以爲蚤卒矣又云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在天漢後此隋唐間妄庸人所作不足道）

案晉衛恆書勢云古文自黃帝始創下至三代其文不改至周

史籀始有異同名大篆秦人復增損大篆爲小篆而焚書之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又云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誤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殊失古法據此則古文本無異名其曰科斗書者世俗之訛言耳又案史漢儒林傳及漢藝文志劉歆移太常書許叔重序說文解字其稱壁中書但曰古文並無科斗之說今孔序云皆科斗文字又云科斗書廢已久夫古文廢絕時僅百有餘年豈有安國不聞其源流遷變而謬遵世俗稱爲科斗書者誠所謂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矣（疏證謂說文序有科斗之說誤）

孟子所見之武成尚存

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蓋惡其侈言殺戮而啟後王之忍度古篇所載必若逸周書世俘解馘磿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之說故曰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乃若今之武成不過漂杵一語爲孟子所惡他言伐暴救民修文偃武發政施仁無非盛王之舉雖曰于湯有光可也豈惟二三策可取哉世有季長必知此非孟子所見之武成也案漢書律歷志頗引武成之文其書是否出於安國未可知新莽之世曾立於學官未幾而廢鄭康成云武成逸篇亡於建武者是也然武成逸篇其實未亡康成未之攷耳然則武成今安在與曰卽世俘解也盍徵諸漢志之所引乎世俘解云維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

有國此以武成命篇之意故首言之其次云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漢書丙作王丁作癸）王乃步自周于征伐紂漢志曰此武成也其次云越若來二月（漢書二作三誤）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于商則咸劉商王紂漢志曰此武成也其後又云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廟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又云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漢志皆以爲此武成也書同文同而所言殺戮之多復與孟子合則舍是篇而謂別有武成其誰信之然則鄭氏何以言其亡也夫建武之際莽之所立俱擯斥矣或取而納諸逸周書之中更名世俘解其事久遠非漢末之人所能詳也史記敘伐紂事采僞泰誓與逸書克殷解居多於武成則以見棄於孟子而厓錄其序逸書之斷爛雜糅又非學士家所常誦習遂令建武以後人閒不知武成之尚存不亦異乎或曰世俘解未見孟子之所取也曰此篇自薦俘殷王鼎以下昭告上帝祖考及正侯伯之位而賓之先後有倫禮樂交作孟子焉得而勿取哉嗟乎伏氏而外古書蕩然矣使天不憖遺武成於此則欲起而訂二十五篇之眞僞者其猶碎照乘之珠而借明於爝火邪然則安國之十六篇其有無不足論矣

凡史漢所載所引之逸書於十六篇未知誰孰而苟得其一則後之託名安國者可以坐廢故十六篇之有無不足深論而徵辭於僞書則所係至重也夫漢之律歷志本於劉歆之三

統歷歆篤信孔氏古文以泰誓得自民閒惟引書序不及其文而於武成則歷歷引之此篇之爲古文亦居然可見矣晚書既擬漢志月日點竄以成今篇孔穎達不知原委乃云焚書之後有八僞爲之吾聞漢世有僞泰誓矣不聞有僞武成也若取其事而詳求之當時不獨無僞武成亦決無他武成何以言之據三統歷所引則既以爲武成矣將曰僞邪是其月日必陰竊於逸周書逸周書者史遷之所及見而著錄於藝文志者也會劉歆而蒙其欺將疑有他武成邪則其月日何以暗合於世俘解若此之密且與孟子之血流杵古序之往伐歸獸（說見中卷）又無一不合也二者皆不可通愚是以斷古之武成卽世俘解無疑也夫後儒思見安國之古文甚於飢渴而於劉歆所引武成乃過而不顧且目之爲僞豈非葉公之好龍乎噫可怪矣愚慨十六篇之多而此篇獨賴逸周書以不廢百世而下令學者有所憑依以毋卽安於晚書非壁中之靈不至於此故詳言之

或曰世俘解卽武成子言明辨晳矣然觀其體製與羣書不盡合何也曰史必待修飾而後成武成爲書起居注之類也曾謂起居注而卽可以爲帝紀乎且此篇體製不類羣書其故有三武功初成史官不無張皇過甚之辭既而未暇修飾一也歸逸周書之時傳寫或多訛誤二也年遠簡冊失次或又爲後人所加增三也

又案梁書劉顯傳云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

書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尙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案昉所得未必卽愚所謂武成而以劉顯之言觀之則汲冢書內原有古文逸篇安知此武成者非既出於孔壁而復載於周書其後建武自亡而周書自存之耶然則南朝之季尙有知武成之未亡者而不能出一言以明著之惜哉

皇淸經解續編卷百五十七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槩校

皇淸經解續編卷百五十八　南菁書院

晚書訂疑二

上元程廷祚啟生著

書序

漢志云孔子纂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夫以序爲孔子作其誰敢信殆周秦閒爲尙書之學者記其所聞而作也疑與安國壁中書同出故司馬遷從安國問而載於史記歐陽夏侯三家皆不言序後漢孔學既行注尙書者遂皆注序則序出於孔信矣案序於經不足爲輕重而二十八篇之外羣逸書賴以垂其篇名若爲稽古之一助然前而百兩之淺陋後而二十五篇之補綴又莫不由之以起嗚呼秦火以後聖經之得喪安危豈人所能爲哉

二十八篇載於史記其疏謬之甚者則金縢與文侯之命是也其合於伏而不合於序者舜典入於堯典益稷入於皋陶謨不合於伏而合於序者盤庚分爲三顧命康王之誥分爲二又序之所有而史記不錄者二十九篇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大禹謨釐沃疑至臣扈仲丁河亶甲祖乙說命（三篇）旅獒旅巢命蔡仲之命成王政將蒲姑亳姑君陳君牙有序所無者一篇太戊其於序雖有異同而要不可以遷爲不見序者也又案禹謨說命在晚出之書重若鼎呂而史記并其序而逸之使安國誠有此眞古文而從之問者顧如此哉

伏書合者四篇而序皆分之（堯典皋陶謨盤庚顧命）九共之書不知何以作而篇有九咸乂四篇說命泰誓俱三篇成湯從先王居既作帝告又作釐沃伊尹醜有夏而歸以告汝鳩汝方亦有二篇湯既不遷夏社欲明其義一篇足矣又作疑至作臣扈古人寫質何書策之多邪蓋古書古有百篇之說而其名不皆傳後之作序者或一事而製數篇或一篇而分數卷但欲增益篇題以盈其數不知舉成數者無擇於多寡而胡競競以百爲也且左傳有夏諫伯禽之命唐誥大傳之序有揜誥戴記有尹告墨子有禹誓禹之總德湯之官刑逸周書有祭公之顧命（禮記引祭公誤作葉公）諸篇書之所有而序之所無者尙復不少孰謂盈百之數遂足以誇書之多哉此篇出於諸僞書之前好古者有所不忍棄後儒謂之小序而反以孔安國之僞序爲大序顚倒甚矣今略舉其可疑者疏之於後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陸氏釋文云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人乃取王肅注堯典自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續之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案二典本爲一篇孟子史記竝同自序始分爲二晚書因之然觀梁武之言雖若證孔氏之不誣而實以明伏生之非誤若曰五篇之合以文相承接未嘗有害於理此晚書初出尚未見信於人之時也

正義謂方興初上只有十二字其下十六字乃出於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之時案二十八字潤色修飾自齊建武至是百年而後具然則二十五篇之多晉宋以後必非一時一手所能結構亦可想見於此矣此穎達輩之所不能諱也

案宋書禮志載魏明帝時高堂隆引書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之語出尚書緯近代朱氏竹垞信爲古舜典之遺文欲以代二十八字補於月正元日之上夫古書削除一疑甚難而可增益之乎好新喜事學者之大戒也

晉太康初尚書郎摯虞討論新禮引巡狩之文仍作堯典賈公彥序周禮云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又漢書百官表引尚書命羲和至龍作納言師古注曰自此以上皆堯典之文唐

人言猶云然則古序分典爲二誠不可解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孔穎達曰凡此不見其經暗射無以攷中孔氏順文爲解是非不可知也他皆放此

案書大傳引九共之文有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與序微若相應造孔傳者葢未之見也

又案大禹敘九疇在唐虞之世九疇卽左傳之九功也九功又疑卽九共乃洪範之本原說詳通議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

詳序之意葢以臯陶謨中大禹之言亦多故并序之而仍以謨歸臯陶其曰大禹臯陶謨者言臯陶謨亦可稱大禹謨而非又有所謂大禹謨也造書者未暢厥旨而其書亦終與謨體不類辨見卷三

尙書固有以人名篇者如太甲盤庚微子之類以其書繫乎其人也若此書以暨益暨稷一語遂分爲篇而他皆無預於益與稷則亦不成乎其名矣謂古文而有是乎 ○以上虞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

案自此以下史記乃載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 ○以上夏書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書大傳引帝告有施章乃服明上下之文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此史記所載湯征之文也似古書之殘鈌者

此篇與湯誥宜皆在安國古文十六篇內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遷社必有其說孔傳謂欲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案孟子云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不過改徙其地而降殺其禮之謂未聞皆黜舊祀之神而更有所立也且易姓受命事所常有又安得無窮之句龍而變置之乎若云喪國之社屋之夏既喪矣宜云欲屋其社不可而何以曰遷邪竊謂國以社稷爲重遷社卽革命也夫湯以聖人而繼舜禹禪讓之後不得已而伐暴救民豈富天下哉勝夏之初諸侯羣臣必以爲夏命可革矣湯則立夏之子孫退就臣服而未嘗欲爲天子序曰欲遷夏社諸侯羣臣之意也曰不可湯之謙讓也故必待朝覲獄訟皆歸有商而後踐天子之位夏社之作其湯公天下之心乎惜書既不傳而序亦不能言其故若孔傳所言

則鑿之甚者矣且如其說湯之所爲其去後之取天下者幾何哉更以武王之事證之武王克商不立箕子與微子而立武庚奉以世及之禮而仍其故國之號此卽不遷夏社之義也武庚旣誅改封微子於宋則遷矣觀序於微子之命曰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其言豈不著明矣乎然則湯之克夏所立者必桀之家嗣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案桀自鳴條奔三朡湯師追之而桀復奔南巢序云俘厥寶玉蓋桀載寶以行而爲湯師所獲因獻俘以爲亡國之戒可矣書名典寶則重之之辭也豈聖王而重寶玉乎可謂名實不相符矣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湯旣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

史記載湯誥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

咎單作明居

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案殷本紀湯崩外丙立三年仲壬立四年然後太甲立其說

與孟子同序謂湯沒而太甲改元者誤也程子謂古人以歲爲年外丙仲壬幼不可立而立太甲之差長也夫適孫於次當立孟子既以太甲爲繼湯何必更言外丙仲壬之幼至當日舍適孫而立太丁之弟者必太甲之不克負荷爲伊尹所逆覩其後二君短祚不得已而立之爾孔穎達不明於原委乃以史記爲妄而咎皇甫士安祖述之誤豈不謬哉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伊尹作咸有一德

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案太戊爲賢君由於見妖而能修德又能任伊陟及巫咸也至咸乂之篇乃紀巫咸之治績序言伊陟贊於巫咸疏謂大臣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殊不可解詳其文意蓋謂太戊欲修政事伊陟乃進巫咸而巫咸遂成其治績也

史記有太戊一篇與序不合

太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

史記云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孔傳云告伊陟以改過自新承桑穀之怪而言史記則謂太戊嘉伊陟之功德而錫命之陟不敢當故又作原命原卽原筮原蠶之原謂再命也原非臣名案序文本多荒略而解者又加以附

會愈不可得而通矣

仲丁遷於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於耿作祖乙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

史記作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文理較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以上商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武王在位之年惟竹書紀年差若可信他書以武王即位上繼文王受命之年者不經之甚者也案紀年稱紂在位五十二年文王薨於紂之三十九年（紀年言文王以文丁十二年即位文丁在位十三年帝乙在位九年加紂之三十九年爲享國五十年也其言文王薨於紂四十一年則誤）武王在位十七年紂之四十年爲元年十三年克殷（紀年作十二年誤）後四年而崩克殷訪箕子皆在一年故洪範云惟十有三祀有疾在十四年故金縢云既克商二年（有疾紀年亦在十四年其他事實不免舛錯）以經攷之而知紀年之可信也史記稱武王十一年伐紂又言後二年訪箕子雖小有參差而以武王爲自有其年則與竹書同至

若泰誓序稱十一年伐殷本無異於史記而晚出之孔傳必欲以妄說誣之殊所未解夫史記固謂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後七年而崩而其言九年武王上祭於畢則自爲武王卽位之九年非繼文王也斯時妄說未興故雖以馬遷之好怪而守正如故又安得謂書序所云十有一年爲武王之四年乎或曰安知周紀之九年必非繼文王耶曰此不獨周紀也齊世家云文王崩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魯世家云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其言不一而足矣以是知之且說經者必當以經爲斷十有三祀經有明文使誠爲武王之四年則經必不曰十有三年何則以後君之年上合於先君者古無是事經亦無是義蓋昭然如日月也其妄自劉歆三統歷始孔穎達附會僞傳引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謂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在位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顯然欲舍洪範之明文以從劉歆尤可異者謂必欲繼文王之年爲其卒父業故也記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前乎此未聞以其年相繼者而武王獨爲之何居且以年繼文王非在克紂之後夫武王已渡孟津尚以未能克紂爲慮而卽位之初遽云能卒父業孰謂有是理乎且大戴之說何足深信逸周書有言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又安見武王之壽必如世子篇所云也愚獨恨自劉歆而後武王遂無在位之實年既誣書序以及史記且以史記所無劉歆始有之說謂安國有此傳尚書有此古文而千載遂蒙其欺何哉（受命九年）

（說見下卷）中庸謂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師之不再舉也明矣史記乃謂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未知所據其卽民閒之泰誓與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卽繼之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是序以伐殷爲十一年之事雖不能無誤而未始有觀兵之說也僞傳必欲以史記誣之而其年不合則又附會於三統歷三統歷曰文王既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此必以史記有爲文王木主載於軍中之文因爲是說耳聞行師者必載遷廟主於齋車以示有尊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行（俱曾子問文）此古人之常禮豈以喪未畢乎且歆言愚甚疑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稱周之德以武王亦有十三年之在臣服也使文王終身事殷而武王如此可以爲至德乎卽曰紂惡日甚亦何至不忍於三年也其既興師而復有二年之不遂事又何也還言愚亦疑之盟津之會諸侯皆有安天下之心使同欲加兵於商則武王不能獨退使尙有以紂爲不可伐者則武王爲無先見之明而猥曰天命未至遂可引而還歸乎可疑者一也且盟津之去商郊三四百里紂獨不聞之邪聞之而使一介行人問其興師大會之由則周人將何辭以對可疑者二也傳曰以示弱也吾不知將以弱示諸矦乎示商人乎示商人則不信示諸矦則二年之後又何以號令於天下不近於幽王之舉烽火邪可疑者三也愚是以知觀兵之無是事也其在周頌之酌曰於鑠王

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此言武王之所以受命詩序以爲告成大武是也夫武之遵養時晦卽文之內文明外柔順也必待周德大明而後興伐商之師讀此詩而知不至於十有三年則不足以養晦乘時而順天應人矣而謂觀兵爲有其事乎乃僞傳旣重誣書序且晚書泰誓有觀政於商之語而於武成又言肆予東征謬誤相因蓋皆史記與三統歷啟之也

案史漢儒林傳及漢書藝文志竝云伏生所得之書爲二十九篇志於古文經四十六卷外別載經二十九卷者是也以今攷之虞書二篇堯典皋陶謨（舜典益稷不分）夏書二篇禹貢甘誓商書五篇湯誓盤庚（合一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周書十九篇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不分）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二十八篇而已將以其一爲書序邪彼五篇後儒所分者今皆無之此顯違於書序則伏書之無序可知矣或其一爲後出之泰誓邪史漢俱謂伏生得書在漢初鼂錯往受亦當孝文之世民閒泰誓武帝後得其不應在二十九篇之數抑又明矣又案周本紀所載泰誓其文似兩篇前篇自九年武王上祭于畢至乃還師歸中有白魚躍入王舟有火流於王屋之語後篇自十一年十二月至不可再不可三其中雖無羣書所引之文而詞氣渾古近於牧誓似非民閒所能僞造此殆二十九篇同時所得之一也前篇馬融譏其淺露且言神怪

蓋出於武帝之時者說者以爲觀兵時作非泰誓也後人或又以合於伏書不可得而攷矣今錄周紀泰誓於後以待博士異日誦習焉

十一年十二（宜作一）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案史記所載湯征湯誥乃子長得之孔安國者若此篇則宜歸伏氏以全二十九篇之數故先儒亦俱謂伏書有泰誓但不能言其眞僞與前篇之出反在後耳（先儒以爲僞泰誓者宜屬前篇）然此篇文意玩之似多殘鈌而逸在他書者如詩疏所引泰誓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似宜在諸侯咸會之下又詩箋所引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與漢書所引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等文似皆宜在此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孔傳之解此序非也如謂往與歸對言則上文旣言伐殷不必更言往伐以歸獸爲放牛歸馬則歸旣屬武王又爲武王之歸獸恐無此文理矣竊謂作序者猶及見古之武成蓋往伐歸獸此伐殷之後二事也往伐言紂之餘黨則往而討之

如伐奄滅國五十之類是也歸獸卽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是也孟子蓋卽據武成以爲言此語猶略見世俘解中益信孟子所見之武成今未亡矣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案序有旅巢命又云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旅皆訓陳今旅獒之旅既爲西方國名又爲太保陳戒遂令二旅字文同而義異可乎鄭云獒讀曰豪謂酋豪也以旅獒爲陳命西戎之辭爲是孔穎達不曉獻指乃譏鄭氏不見古文爲此妄說何邪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序之荒率無理莫此爲甚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漢書王莽傳引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勤和天下案此書漢人引之自應在十六篇中若謂周公立於阼階與贊稱假王孔氏書中豈有預以篡竊導新莽者或中祕所藏學者罕見而其後劉歆增潤之與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三篇宋儒攷訂爲武王之書固亦有理然殷之故都在武王時爲三監之地無地以封康叔故書傳竝言康叔封於成王之時而序亦云然也夫妹邦紂惡漸染於前武庚扇動於後非康叔之嚴明不足以鎭撫之成王蓋重是命也不敢自專而合周公追爲武王之辭以誥此於事情有可揣摩而得其髣髴者後儒謂因洛誥錯簡而致誤豈其然哉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書以多士名篇而序乃稱頑民非惟失周家忠厚之意而戾於書亦甚矣案史記作遷殷遺民未知何時始改爲頑至晚出之畢命遂視爲當然曷足怪哉

周公作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召公不說言召公不說久於其職也序辭不達其意爾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以魯語攷之則此命應作於武王之世卽不然而肅愼絕遠其來亦不因成王之伐淮夷也孔傳以爲海東諸夷周初豈嘗用兵於是哉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辨見卷三

鄭康成云畢命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與書序相應非也鄭之所云疑在十六篇內其書未見難斷然東漢儒者之重書序於此可見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以上周書

案此乃晚書百篇之次也穎達謂賈逵鄭康成本與此有異今錄於後

堯典　舜典　汨作　九共（九篇）　槀飫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允征

帝告　釐沃　湯征　汝鳩　汝方　夏社　疑至　臣扈
湯誓　典寶　仲虺之誥　湯誥　咸有一德　明居
伊訓　肆命　徂后　太甲（三篇）　沃丁　咸乂（四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盤庚（三篇）　說命（三篇）　高宗
肜日　高宗之訓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分器　旅獒　旅巢命　金縢　大誥　微
子之命　歸禾　嘉禾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
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成王政　將蒲姑　多方　周
官　立政　賄肅慎之命　亳姑　君陳　顧命　康王之
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蔡仲之命　費誓　呂刑　文
侯之命　秦誓

又正義云鄭康成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二篇（謂漢代所出之泰誓也）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謂其說見於鄭注書序今錄其目於後

舜典一　汩作二　九共九篇十一　大禹謨十二　益稷十三　五子之歌十四　允征十五　湯誥十六　咸有一德十七　典寶十八　伊訓十九　肆命二十　原命二十一　武成二十二　旅獒二十三　冏命二十四

案漢代僞書無所謂二十四篇惟孔疏有是說謂出於鄭康成而載於劉向別錄者然劉在鄭前若劉先見之則藝文志當有其目矣志既杳然而鄭又何以知之以爲安國之書則當爲十六篇而安國亦非僞以爲張霸之書則當爲百兩篇

而其數何爲十六其說之錯互虛誕如此愚前已刺其故而闢之矣乃近日山陽閻百詩氏元和惠定宇氏皆眞能言晩書之僞者而於是說則篤信焉愚所未解也閻氏疏證愚別有辨見青溪存稿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五十八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槩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五十九

南菁書院

晩書訂疑三

上元程廷祚啟生著

雜論晩書二十五篇

昔漢武之世民間於伏生二十八篇之外復得泰誓獻之博士傳以教人其辭淺鄙非古書也東漢馬融起而疑之曰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太誓皆無此言趙岐注孟子亦云今之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也觀於二子之論則書之見疑於世者豈無故乎致晩出之書自左傳國語以及先秦諸子所引注家指爲逸書者悉皆攟摭囊括罔有或遺此蓋懲馬氏之譏太誓而欲以此必天下之信從也然吾於此獨有疑焉夫書有百篇除

伏孔所得其逸者尙四十二篇今書傳所引皆在二十五篇而無在四十二篇者何也且先秦以前書傳不存者多矣何以引二十五篇者則皆存而不引者則皆亡也虞夏商之書書傳所引者多猶能宏深周書自旅獒以後書傳所引者少卽不能宏深書篇之長短係乎引用之多寡又何也然則晚書以采集補綴爲功而投入以瑕卽在於是將謂季長復生能俯首而無疑乎夫以千古之遺文墜語而能組織爲篇各成體製此非殫見洽聞豐文贍辭之士固有所不逮也是以出最晚而行最横觀其一篇之中嘉言讜論層見疊出令讀者歡欣鼓舞而忘倦視伏書反若過之然筋弛脈緩外有餘而內不足無上古渾噩涫樸之風贗之不可爲眞有灼然者至創造之時代與其人茫無可攷竊嘗思之蓋昔之儒者閔尙書之殘缺而補亡擬作未嘗自以爲古文之晚出也何則彼誠欲僞安國之書豈不知十六篇之說昭昭載於史漢而爲此二十五篇哉數之不符正以明其非僞乃無識者妄以編入尙書作序作傳託之安國至於情見勢詘而緣飾彌縫無所不用其極此皆非曩之補擬者所能逆覩也嗚呼陋儒之害可勝道哉運回數極宜有變更今於攟摭書傳諸語略加指明如左云

大禹謨

萬國咸甯（周易）

晚書采集傳記引書之外亦多用古籍成語以屬文此類是

也

舍己從人（孟子）

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莊子天道篇）

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呂氏春秋諭大篇）

書曰去邪勿疑任賢勿貳（戰國趙策）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左傳文公七年下同）

案古夏書止此四句郤缺引之恐趙宣子不知九歌之義故解之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九功之說又不可不明故云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若今禹謨即古夏書則郤缺何不直引其文而費辭如此也楚詞云啟九辨與九歌王逸注九辨九歌禹樂也禹平水土以有天下故啟承先志纘敘其業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可次序而可歌也觀此則九歌作於夏有天下以後非禹所當告舜者矣

夏書曰地平天成（僖公二十四年　家語五帝德作天平地成）

帝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竹書紀年）

孟子曰堯老而舜攝史記謂堯得舜二十年而老（時堯年已届百齡以外下距殂落八載）後儒以爲徵庸之後即命攝政非也唐虞皆嘗薦人於天而事有緩急堯戒洪水之災先欲避位自責故得舜而即薦之舜値水土既平之後天下無事故三十三載而後薦禹孟子曰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是也且堯之薦舜即欲授以天位舜之薦禹則欲以待異日史記云舜薦禹于天爲

嗣是也故二帝皆不得以求攝爲言而經傳更不云舜令禹攝惟竹書紀年有命夏后總師之文而僞傳始指爲攝案紀年出晚書前二百餘年晉書稱所載自夏以來則以前皆其本書所無而爲造晚書者之所增竄以自爲地可無疑也至耄期等字既出後世而倦勤尤非聖人之語

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左傳莊公八年下同）

下文德乃降乃左傳之語晚書誤以爲夏書耳疏證辨之

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襄公二十一年）

此虞夏大臣納誨於天子之辭故其言丁甯諄復而不厭也念者存心之謂上茲以時言下茲以地言念茲之時固在於茲釋茲之時亦在於茲名言允出出身加民皆在於茲如此則心無往而不存矣惟帝念功言心存而天下之理得可久可大之德業成矣帝舜之敬所謂敕天之命惟時惟幾蓋即此意誠千聖百王相傳之要典也古書散亡猶幸存於傳記乃晚書不知其解而以爲贊美皋陶之語遂使日月之光淪入漆城千載不可復覩豈非聖道之厄會哉可爲嘆息痛恨者矣

晚書舍此而取荀子精一之說以爲道要夫精一非不美也然老莊之流亦皆用之求內外動靜無時無地而不爲道之所存學者之所在未有如古夏書之數言者也後之學者其審諸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寗失不經（襄公二十六年）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荀子大略篇）

書曰洚水警余（孟子）

夏書曰成允成功（左傳襄公五年）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

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荀子君子篇）

天之歷數在爾躬（論語）

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解蔽篇）

案精一二字亦見荀子是篇曰知者擇一而壹焉又曰精于道者也又曰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合而觀之則晚書所取不出於此可知矣使當日有禹謨之十六字豈不便於徵引荀子何獨舍之而有取於道經邪

允執其中（論語）

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愼之（荀子正名篇）

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周語內史過引）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

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墨子尚同篇）

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左傳哀公十七年下同）

杜氏解云不斥言所卜以令龜（與昭公十二年枚筮解同）晚書正襲左氏此語孔傳訓爲歷卜則必以枚作个个字經傳所有而以枚作个恐上世未必卽有此解也

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哀公十八年）

卜不襲吉（哀公十年）

帝舜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竹書紀年下同）

舜薦禹而不命攝愚之說如前矣使禹不攝而無告廟受命之事則已若其有之亦當不異於舜何則舜之繼堯禹之繼舜其義與世及同舜嗣位即別立其親廟而無毀堯祖廟之理則禹之受命仍當於文祖之廟無疑也今曰神宗其即文祖乎抑舜別立之廟乎以別立之廟命禹則舜無以對堯若即文祖則廟之更名復何義也爲此以增竄紀年而不顧其有所不受何邪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

禹誓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兹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墨子兼愛篇）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孟子下同）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政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韓非子五蠹篇）

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閒而三苗服（淮南子繆稱篇）

舜之時有苗氏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說苑君道篇與韓非子略同）

案三苗無道唐虞經理之者不一而足攷之伏書其本末可得而言也堯典竄三苗于三危蓋在洪水未發之時禹貢曰

三危既宅三苗丕敍此指已竄之苗君也苗君既盡族以遷而本國則必使知其習俗者治之其後怙惡不已故至舜之末年復爲分別善惡而去留之皋陶謨之苗頑弗卽工堯典末之分北三苗此指三苗之在其本國者也周書呂刑首言苗民淫刑以取誅絕蓋兼遷竄分北之苗而言合觀諸篇未見舜禹之征苗晚書直據墨子而爲書然墨子所引謂之禹誓或禹受禪後有苗復作亂而往征之則未可知要不得以爲舜世之事也夫王者之師未有不料敵慮勝而可輕用民命者也今不能預知苗民之逆命而挫天威於絕遠不惟無以號令天下又何以謝吾民乎至於引過以退而乃講求文德抑何見之晚也且苗民誠使干羽可格則亦不能逆命而前此可無三危之竄矣孰意典謨之間而突有此迂誕之書邪

又案史記舜禹本紀竝不言征苗漢書刑法志上自黃帝涿鹿下至后啟甘扈歷述五代之用兵亦不及之尙書之外此皆確證也韓非子說苑所言猶與伏書舜禹相答之意不遠益覺晚書前誣紀年之非

典以記事謨以記言此虞書之體也斯篇以謨名乃載及受禪征苗諸大事與皋陶謨之體殊不類況其中復多可疑者而何以爲古文

道德二字德字最古唐虞而前卽有之道字後起且在春秋以上亦無道理道法之解觀三百篇但作道說道路之道可

見其在伏生之書惟洪範篇中有云遵王之道亦道路之道也卽書傳所引諸逸篇亦莫不皆然孔子而前如周易爻詞中復自道反復其道諸道字乃指其人所由而言亦非道理道法之道也惟周禮中有以道得民以爲道本語周禮多可疑斯亦在內要之道指理言斷自春秋之後至於道德竝稱尤屬後起而天道二字更不常見詩書言天命在在皆是未有言天道者晚書極多道字俱作道理道法解而大禹謨且道德竝稱又有天道之說他篇亦多有之愚向攷道德二字之先後而有見於此因附識之

五子之歌

帝太康元年畋于洛表（竹書紀年）

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左傳襄公四年）

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周語單襄公引）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左傳成公十六年）

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晉語知伯國引）

懍懍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家語致思篇說苑作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

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左傳哀公六年）

關石和均王府則有（周語單穆公引）

禹之總德有之曰不愼厥德天命焉葆（墨子非命篇）

五章之歌錯雜不倫無以見其必爲太康而作如一章之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與四章之關石和均王府則有（國語韋昭注關石和）

（均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此歌用之於義何取）諸語謂之直切時事可乎於時后羿有窮竊神器之心太康之敗在不能修君道以自振而反授之以隙作歌者但言馭民而不言馭臣若為奸賊諱者豈得事情者哉追而擬之固宜有未當矣

惟彼陶唐一章杜預注左傳以為作於夏桀時今直錄之而刪帥彼天常一語亦於太康之事不合

案總德疑亦古書篇名序闕

允征

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允矦帥師征羲和（竹書紀年）

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左傳襄公二十一年下同）

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襄公十四年）

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昭公十七年）

案伐鼓用幣以救日食魯太史告季平子者乃謂正陽之月夏之四月今孟夏也此與紀年所記不同

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荀子君道篇）

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吳公子光語）

此篇之作以古序紀年為根據而不得當時用師之由故即所集古書數語已不可謂之切當而火炎崑岡以下藻采繽紛直與魏晉閒檄文無異上視甘誓簡嚴厚重大有霄壤之別且渠魁脅從何所指斥舊染污俗全無實證於古序立言之處亦有未合

仲虺之誥

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以寡君爲口實（楚語王孫圉之言）

民生而有欲（汲冢周書文酌解）

仲虺之告曰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墨子非命篇一引作帝式是憎用爽厥師）

實藩有徒（汲冢周書芮良夫解又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引鄭書）

書曰葛伯仇餉（孟子下同）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又作湯始征自葛載）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左傳宣公十二年）

案左傳凡三引此書襄公十四年晉中行獻子引之則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三十年鄭子皮引之則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合之是年隨武子之引則曰取亂侮亡兼弱也而兼弱攻昧又爲武子之所自言似本篇當曰止此四字而推亡固存皆引書者之申說仲虺之意重取與侮而獻子子皮其意又各有在故也晚書誤連左氏上下文猶大禹謨誤以郤缺之言爲夏書爾學者詳之

其在中蘬（注與仲虺同）之言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自爲謨而莫己若者亡（荀子堯問篇又見呂氏春秋驕恣篇）

親有禮因重固閒攜貳覆昏亂（左傳閔公元年）

湯誥

今天降衷於吳（吳語夫差之言注衷善也）

天有常性（汲冢周書常訓解）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論語）

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勠力同心以治天下（墨子尚賢篇）

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周語單襄公引）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論語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作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案論語自予小子履至此與墨子兼愛篇所引微異即孔安國注所謂墨子引作湯誓者也然墨子以爲大旱祈禱之辭必有所受而今不可攷矣

案此篇所采國語墨子本書俱作湯誓後人見在今之湯誥反謂古人誤引夫以臣伐君聖人之所難湯承舜禹之後而創爲之能不煩於文告乎觀武王之興既有太誓又作牧誓其難可知竊謂湯誓在當時必不止於一篇不可以信今而疑古也此亦序之疏也

伊訓

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書律歷志）

案漢志所引此篇不知出何書或即在安國得多十餘篇數

內然實晚書之所據也可疑者十二月不知爲夏正爲商正若夏正則不宜書於商之歲首若商正則宜書正月如春秋之例孔傳謂十一月湯崩踰月而太甲卽位此大謬也夫堯見災巽位受終文祖必以正月上日至堯崩舜必俟三年喪畢而後踐天子之位夏制當亦相近何至於商而遂有踰月卽位奠殯而告之事速死其親之忍一至於此而謂伊尹爲之乎後漢昭烈崩未踰年而後主改元人以爲孔明之病不知乃古文書法之舛有以啟之也然則何義曰商人以丑爲正既書元祀則必書其歲首之月而丑月亦必以正月書之理之當然也且越紼而祀先王於方明於禮當用正月而今書十二月者蓋古文伊訓出於漢之中葉校書者見當日史官有以冬十月書於歲首者而倣其例以點竄古文不經之甚明乎此則知太甲必非踰月卽位者矣

又案三年喪畢而後卽位孟子可攷者上自舜禹故論語云古之人皆然也至若諒陰三年此正殷制太甲始雖不賢豈能遽棄此禮而顚覆湯之典刑以干冢宰之政乎卽使居喪不克盡禮亦當令其居於倚廬朝夕納誨以觀其動靜由此思之則放桐之舉必在仲壬三年喪畢伊尹歸政之後可知也（案太甲居喪三年放桐三年凡六年或疑之曰紀年有至太甲在桐七年之語雖未爲確然亦斷簡之可證者）古書所謂祀先王否有牧乃冢宰攝政之事與居憂之嗣君無涉若依晚書則成湯之崩太甲之主其喪久矣何以奠殯卽位而始爲祇見厥祖乎且於元年卽遷諸桐不令居倚廬

以終喪自壞諒陰之制又何以教太甲也此皆晚書之可疑者若其沿書序之誤而不知太甲爲嗣仲壬又無論也

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論語）

衎我烈祖（詩商頌）

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墨子明鬼篇）

云方未有禍之時不過桀稍前耳非便謂禹啟也然則有夏四百年之內賢聖之君蓋亦不下於殷商矣豈懲太康之亂而纘禹舊服者乎古籍湮滅難稽而殘編斷簡之存於墨子豈不誠可寶哉

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賈誼新書）

上天降災（左傳僖公十五年下同）

假手于我寡人（隱公十一年）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孟子）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禮記祭法篇下同）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祭義篇）

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荀子臣道篇　說苑）

（說叢篇亦云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

無求備于一人（論語）

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墨子非樂篇）

案晚書伊訓自制官刑至降之百殃五采相宣聲出金石視此之斷續晦澀大有閒矣使晚書在墨子前墨子豈肯舍其易讀而取其難通者哉以此知古書自古書而後人之修飾潤色不可掩也

侮聖人之言（論語）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周易）

太甲上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禮記大學篇下同）

尹吉（注吉當爲告）曰惟尹躬天（注天當爲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緇衣篇）

書曰厥辟不辟忝厥祖（坊記篇）

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左傳昭公三年）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禮記緇衣篇）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孟子）

子順對趙孝成王曰其在商王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孔叢子）

家語孔叢子其出與晚書同時而稍前耳晚書竄其語於中以相標榜以爲晚書所據則非也

太甲中

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甯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禮記表記篇）

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左傳昭公十年）

太甲曰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禮記緇衣篇孟子作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孟子）

太甲下

克配上帝（詩大雅）

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禮記中庸篇下同）

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祭統篇）

愼終如始（荀子議兵篇）

一有元良萬國以貞（禮記文王世子篇）

案禮記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此語蓋出古教世子篇非尙書之文

咸有一德

天難諶斯　天命靡常（詩大雅）

九有以亡（墨子已見前）

尹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禮記緇衣篇）

案緇衣兩引尹告此必古有其書而序闕焉又書中皆稱尹躬似非訓太甲之語蓋即孟子所謂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者抑或汝鳩汝方之遺文邪太甲上篇所采乃陳夏之必亡此篇所錄乃言商之必克惜其全不可得而見矣篇名尹告何爲又以咸有一德名篇此亦序之誤也然則鋪張一德乃依序而爲書實不知古書之爲何如也

終始如一（荀子議兵篇）

夫善衆之主也（左傳成公六年）

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呂氏春秋諭大篇）

說命上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無逸）

書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論語）

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禮記喪服四制）

今本尙書大傳以此文入其說命案禮記注疏皆不言書爲何篇邢昺論語疏以爲無逸篇文則大傳與鄭注爲宋元以後作僞之書可知故今不據

書曰聖作則（左傳昭公六年）

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楚語白公子張引其下仍有申論不錄）

通於神明韋昭注謂夢見傅說

案三年不承亮陰此子張一時之疏若論語禮記所引乃今無逸篇文而無逸又有所本也

又案亮陰三年周公所據商之何書與論語暨羣書所引爲卽無逸篇文今皆不可攷而亮陰爲王者之居喪則至論語而後見諒闇之爲凶廬則惟見於康成之註喪服四制鄭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旣虞翦屏柱楣也其注儀禮喪服亦云柱楣所謂梁闇此懸諸日月不刊之解也乃後儒注無逸論語者皆屏而不用而別以信默爲訓旣曰默又曰不言其語病於複而義不可通猶爲害之小者而自杜預出而據之遂使古天子喪親之重禮一朝灰滅釋衰麻而爲心喪古今之禍未有烈於此者僞傳於無逸旣以信默訓亮陰而說命則曰王宅憂亮陰三祀是爲此書者不知亮陰之卽居喪也尙謂不足以盡信默之義故又曰旣免喪其惟不言以爲高宗不惟信默於三年之中而猶信默於三年之外其竊取國語附會異說無足多辨惟是舍梁闇之正解遵心喪之邪論以溷聖典而斁彝倫嘻亦甚矣且譏杜氏之失者有人而知晚書之非者無有豈非杜氏短喪而喪存後人僞經而喪亡邪不有康成之注禮何以救旃

高宗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惟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呂氏春秋重言篇）

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家語子路初見篇木受繩則直又見荀子勸學篇）

說命中

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

輕（此字誤宜作立字）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墨子尚同篇）辯與編通均平也天均上天均平天下之道也墨子既引古書之言其下卽解之云此語古者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此雖不知於古爲何書然高古渾雅非商周以前不能作入後人手改竄凡近不足觀矣

兌（注兌當爲說）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禮記緇衣篇下同）

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左傳襄公十一年下同）

啟寵納侮（定公元年）

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昭公十年）

非知之難行之難（司馬法）

說命下

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竹書紀年）

案晚書據紀年者數事或於古籍絕無徵驗國語云武丁入河葢卽無逸所謂舊勞於外爰曁小人者也若學於甘盤他書所無且小乙必以甘盤爲賢而後命世子從之學又何以不舉而用之而使隱處於河干乎無逸又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是甘盤者小乙之所不知武丁之時方見用耳而謂紀年可信乎觀禹謨說命數事晚書殆因紀年出而後作使

汲冢不發則作者之志息矣

必交修余無余棄也（楚語餘見上篇）

　案此白公申論武丁命說之辭交修即指若金若津水以下

　二語非書所固有也

古人求多聞以監戒（汲冢周書芮良夫解）

兌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禮記學記篇下同）

兌命曰學學半

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又見文王世子篇）

對揚王休（詩大雅）

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泰誓上

天子維民父母（汲冢周書芮良夫解）

刳剔孕婦（墨子明鬼篇）

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於殷政（汲冢周書大聚解）

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肎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

曰吾有民無廖僨務天下（墨子天志篇又見非命篇）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

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孟子）

同德度義（左傳昭公二十四年）

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管子法禁篇）

泰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墨子尚同篇）

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又見周語單襄公引）

泰誓中

我卜河朔黎水（洛誥）

播棄黎老（墨子明鬼篇下同）

泰誓之言於去發曰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㬥無傷（非命篇）

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周語單襄公引）

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又見成公二年予有亂臣十人又見論語）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論語又見墨子）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下同）

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若崩厥角稽首

泰誓下

泰誓之言于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道其行甚章（墨子非命篇）

自絕于天（史記周本紀泰誓）

斮朝涉之脛（淮南主術訓下同）

剖賢人之心（俶真訓）

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史記周本紀泰誓）

上帝不順祝降其喪（墨子非命篇）

德則民戴否則民讎（汲冢周書芮良夫解下同）

害民乃非后惟其讎

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呂氏春秋適威篇）

泰誓曰獨夫紂（荀子議兵篇）

書曰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戰國秦策客卿勸穰侯上句又見左傳哀公元年）

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墨子兼愛篇）

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

惟予小子無良（禮記坊記篇）

以墨子攷之古泰誓三篇分之而別有大明去發之名上篇所采見天志篇又見非命篇者大明之文也中下二篇所采見非命篇者去發之文也晚書未詳其義遂以去發一篇之辭分竄兩篇之內不知墨子所述泰火以前之書泰誓大明去發初不相紊也葢竹垞朱氏之論如此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漢書律歷志引武成下同）

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古武成逸篇所記月日以漢志及國語注攷之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爲十二月夏爲十一月二日壬辰三日癸巳武王始自鎬京東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二月庚申朔徐廣注周本紀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

之正月周之二月也四月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

是歲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漢志二日庚申孔穎達誤以爲朔）四月己丑朔二十二日庚戌二十七日乙卯死魄朔也生魄望也

書傳引泰誓最多而絕無引武成者蓋其書主於侈陳俘馘不足爲訓故也後之補造武成者不達此指而采他逸書正大典則之語爲之失之遠矣月日則直據漢志所引加以改竄故有異同逸篇云四月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廟是武王於四月二十二日始歸周京晚書謂朔後三日卽至于豐丁未祀廟庚戌柴望此有意改竄以示不僞而不知武成逸篇之尚存也

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史記周本紀）

執豆籩逡奔走（禮記大傳篇又詩周頌駿奔走在廟）

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文王受命之九年（汲冢周書文傳解）

孔穎達曰劉歆三統歷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漢書律歷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云云至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史記今本誤作十年）而崩鄭康成不見古文尚書故依書傳史記爲說

案孔氏謂世紀所引周書卽汲冢周書也司馬遷嘗見此書（周紀載有汲冢語）而不用其文未詳何故然七年九年二說雖殊而以爲受命改元則同以爲稱王尤謬攷大雅文王之序云文

王受命作周也此此但言文王之興周道本之受命於天耳凡帝王之興此語皆可通用而獨文王乎人君之事莫大於卽位故武王雖克殷而不改元伏書無逸篇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吾聞文王卽位而已受命矣未聞四十二年而再受命也史記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斯言也蓋漢初之說詩者因文王之序而附會於緜之卒章以爲如是而始謂之受命則不可以不稱王而改元矣夫中年改元末季之陋制也而謂文王有之且殷命未改而以莽操所不爲者加之文王其誣聖之罪尙可言乎司馬遷不知說詩之誤而筆之於書劉歆見周書孤據以爲三統歷由謂文王之再改元遂謂武王卽位而不改元要皆荒誕之甚者晚書喜用異說大有病於義理不可以不辨且隋唐閒人謂皇甫謐得古文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二十五篇之書而此處反引汲冢則所謂古文者源流之不可信此又非其一證與

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墨子兼愛篇下有雖有周親四句）

隧傳未詳其義蓋祀山之祝文也有道指泰山之神而言晚書以武王自稱有道曾孫恐無此理

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左傳昭公七年）

案武成非誥誓之體乃還周之後記政事而作也況左氏明

言數紂罪以告諸侯其應在古泰誓中無疑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孟子）

觀此書首尾似宜作於成王伐淮夷踐奄之時以序攷之孟子所引蓋成王政篇中之語也豈武成所宜有哉

無作神羞　唯爾有神裁之（左傳襄公十八年晉中行偃禱河之詞）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詩大雅）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

晚書用孟子此語其謬有四案血流杵乃孟子形容多殺之辭非書中所固有一謬也史記云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又云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是周之克殷雖曰兵不血刃可矣今曰血流標杵不合於事實二謬也凡死戰以禦敵則或致多所殺傷今曰前徒倒戈而多殺後卒豈紂師開武王者專在前而殊死戰者專在後乎三謬也又古武成乃言武王討紂餘黨如伐奄滅國五十兵威所至之盛非謂與殷人戰也四謬也

壹戎衣（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而有天下（禮記中庸篇）

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史記周本紀）

案此并前縱馬放牛數事雜見書傳不一今以周本紀爲正

周有大賚（論語下同）

所重民食喪祭

案論語此句在謹權量以下安國注以爲總言二帝三王之治道今之武成目爲周政孔氏自歧其說何邪

此篇先後失倫晚書所無穎達謂安國取錯亂磨滅之書而訓解之恥而不言不知此乃造書者有意顚倒其章次而欲人信爲古書耳

旅獒

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魯語仲尼辨肅愼氏之矢又見家語下同）

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

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

案一則太保之戒貢獒一則孔子之辨楛矢時與事皆異而何其文之同也此篇所本其較然著明矣乎

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

遠格而邇安（汲冢周書程典解）

辟如爲山未成一簣（論語）

微子之命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儀禮冠義）

齊聖廣淵（左傳文公十八年）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禮記祭法篇已見前）

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左傳僖公十二年）

蔡仲之命

降辟三叔　囚蔡叔于郭淩（汲冢周書作雒解）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左傳定公四年下同）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僖公五年又見賈誼新書）

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襄公二十五年）

周官

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竹書紀年）

榦不庭方（詩大雅）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禮記明堂位篇）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周禮攷工篇）

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漢書陳平語）

萬國咸甯（周易已見前）

不必備惟其人（禮記文王世子篇）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論語）

君陳

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治東都（竹書紀年）

沈約注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

令德孝恭（周語單襄公之言）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論語）

案古書本以孝乎惟孝爲句漢後屬文者亦多承用包咸注

此美大孝之辭而造晩書者不知蓋其時始失論語之句讀也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

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禮記緇衣篇）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論語）

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禮記緇衣篇下同）

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坊記篇）

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文王世子篇）

無求備于一人（論語已見前）

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周語富辰引書）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漢書律歷志）

康王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竹書紀年）

案周書紀年月者七篇洪範金縢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顧命也洪範紀十有三祀重武王之訪道言克殷不足喜而得箕子爲可喜也稱祀而不稱年若殷尙存明武王不敢臣箕子也金縢紀既克商二年言天下未定不可以無武王此周公之所爲願以身代也惟此二篇紀年餘五篇篇首惟紀月營洛之事大矣成之終康之始尤大而皆不紀年蓋古人之書不屑屑於紀年如此也畢命之作不得大於營洛今書但襲漢志所引之文而不攷周書常例惑矣

君子能勤小物（晉語知伯自言）

章善癉惡（禮記緇衣篇）

樹之風聲（左傳文公六年）

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

不剛不柔（詩商頌）

案同一畢命也書序以爲康王冊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史記同漢志以爲王命作策豐刑竹書紀年以爲錫畢公命鄭康成又以爲有冊命霍侯之事是兩漢之世畢命已有四矣莫由辨其是非而譏者之所追咎則獨在晚書襲書序之誤以增後世之惑也夫洛邑爲周之東都成王周公之時謂之新邑謂之東土謂之東國洛不聞成周之名其稱成周蓋在平王東遷而後何則成周宗周皆指周天子之居而言（鎬京亦曰成周衞世家管叔欲攻成周是也洛邑亦曰宗周孔悝鼎銘卽宮于宗周是也）洛邑雖曰東都而其時周王未嘗居之則不得曰成周也觀書序屢以洛邑爲成周則知其出於秦漢之間明矣使畢命逸篇尙存其眞僞亦當以是辨之而不在其他序仍有可疑者君陳序曰分正東郊成周此篇又云成周郊夫東都不可以爲東郊也周郊又何不成而宜成反復求之其義皆不可通晚書不能闕如乃以東郊成周分而爲二曰以成周之衆保釐東郊成周何地東郊又何地邪孔傳一則曰成定東周郊境一則曰安理治正成周東郊詞意愈以齟齬康成以命霍侯與序不相應爲非而豈知後世之書殆有甚於此者至漢志之畢命豐刑本非

序所云分居里成周郊者何以言之攷諸顧命成王末年畢公已領東方之諸矦於時東都甚重治此者君陳之後非畢公而誰何至康王之十二年而始有是命乎古書葢以他事命畢公而非爲成周也晚書出而乃以其年月合之書序使書序既失其書中之意而漢志復喪其豐刑之說有害於序與志猶可言也其刺謬於顧命不可言也而謂可與伏書竝行哉

君牙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注資當爲至）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禮記緇衣篇）

圖難于其易（老子）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孟子）

冏命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孟子）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立政）

附今古文尙書授受源流

愚著訂疑既畢見新鐫秀水朱氏經義攷載其源流喜其詳明辨論復多與愚書相發因附錄焉

伏勝今文

伏氏弟子

太子家令頴川鼂錯　博士濟南張生　千乘歐陽生和

伯　臨淮太守魯孔安國子國（家語後序云安國受尚書於伏生）

鼂錯弟子

丹陽都尉汝陰何比干少卿（何法盛中興書少作長）

張生弟子

都尉魯夏侯氏　郡守洛陽賈嘉、魯周霸

夏侯都尉弟子

昌邑王太傅魯夏侯始昌

夏侯始昌弟子

太子太傅東平夏侯勝長公

夏侯勝弟子

太子少傅東平夏侯建長卿（父事歐陽高）　光祿勳齊周堪少卿　褒成君魯孔霸次孺　丞相建武侯陽夏黃霸次公

周堪弟子

博士魯國牟卿　列卿長安許商長伯

孔霸弟子

霸授漢元帝及子光

牟卿弟子

丞相博山侯魯孔光子夏

許商弟子

列卿沛唐林子高　博士平陵吳章偉君　列卿重泉王吉少音　博士齊炔欽幼卿

吳章弟子

御史大夫平陵云敞幼孺（西京雜記云作直）

治大夏侯氏書

太尉參錄尚書事北海牟融子優　觟陽鴻（愚案觟陽鴻字孟孫中山人官至少府後漢書儒林傳云治孟氏易不言治書不詳何以載之）　侍中領騎都尉平陵賈逵景伯　司隸校尉南陽宋意伯志　大司農定陶張馴子儁（以上范氏後漢書）　議郎臨淄吳良大儀（劉氏東觀漢記）　晉江陽太守蜀郡何隨季業（常氏華陽國志）

夏侯建弟子

少府平陵張山拊長賓

張山拊弟子

黃門侍郎平陵李尋子長　關內侯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平陵鄭寬中少君　廣陵太傅山陽張無故子孺　城陽內史信都秦恭延君　膠東相陳留假倉子驕

鄭寬中弟子

御史大夫東郡趙元　水衡都尉扶風班伯

張無故弟子

新太傅沛唐尊伯高

秦恭弟子

博士魯馮賓

治小夏侯氏書

大司徒司直蘭陵王良仲子（後漢書）　成陽閭葵廉仲潔（洪氏隸釋）

歐陽生弟子

御史大夫千乘兒寬

愚案漢書稱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其門徒星羅雲布於二漢之世可謂盛矣又受業於孔安國與聞乎古文之傳寬一身出入孔伏之門然二十八篇之外又有所謂尚書與孔傳者終不聞出一言以詔後世何永嘉以後之紛紛也隋志謂安國私傳其業於都尉朝何朝之幸而寬與司馬遷之不幸邪盍攷其源流而思之

兒寬弟子

千乘歐陽生之子傳曾孫高子陽高孫少府地餘地餘子新室講學大夫政自歐陽生八世至大司徒夜侯歙正思

詹簡卿（愚案儒林傳大夏侯勝又事蕑卿）

歐陽高弟子

太子太傅濟南林尊長賓

林尊弟子

丞相關內侯平陵平當子思　信都太傅梁陳翁生

平當弟子

博士九江朱普公文　司隸渤海鮑宣子都

陳翁生弟子

博士瑯邪殷崇　右扶風楚龔勝君賓

朱普弟子

太常關內矦沛桓榮春卿　議郎彭閎作明　議郎吳郡

皋宏奉卿

桓榮弟子

虎賁中郎將南昌何湯仲弓　侍講九江胡憲　少府潁

川丁鴻孝公　九江鮑駿　汝南張酺孟矦　太常桓郁

仲恩子大鴻臚陽平矦焉叔元焉孫御史中丞關內矦典

公雅

丁鴻弟子

蘄長陳留陳弁叔明　太尉彭城劉愷　北海巴茂　太

常九江朱倀

桓郁弟子

太尉宏農楊震伯起子太尉秉叔節

桓焉弟子

司空邡鄉矦江夏黃瓊世英　司空臨晉矦宏農楊賜伯

獻

楊震門生

虞放　陳翼

歐陽歙弟子

郎中平原禮震仲威　新息高獲敬公　諫議大夫濟陰

曹曾伯山子河南尹祉

治歐陽氏書

宏農楊寶　兗州牧屯留鮑永君永　諫議大夫堵陽尹

敏幼季　中散大夫臨濟牟長君高子博士紆　潁川太守長安宋登叔陽　太尉朱寵　大司農酒泉張奐然明（以上范氏後漢書）　太尉河內杜喬叔榮　議郎南陽宗資叔都（謝氏後漢書）　郎中鄭固伯堅　緱氏校尉領曲紅長熊喬漢舉　成陽閻葵龔叔謙　河南尹任城景君步兵校尉景君鄭令景君三世傳業（洪氏隸釋）　郎中王政季輔（洪氏隸續）　丹水丞汝南陳宣彥成（漢建平四年碑明成化中出載於李氏丹鉛錄言）

孔安國古文

孔安國弟子

都尉朝　兒寬　中書令河內司馬遷子長

都尉朝弟子

膠東庸生（名譚）

庸生弟子

博士部刺史淸河胡常少子

胡常弟子

右扶風掾號徐敖

徐敖弟子

王璜（愚案璜字平仲）　平陵塗惲子眞

塗惲弟子

河南桑欽君長（桑或作乘）

案魯壁古文安國雖以授都尉朝兒寬司馬遷當時頒行學官者伏生二十八篇疑安國所授亦止於此遷史

本紀世家所載諸篇是已若增多之書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故自膠東庸生以下至於桑欽其師傳歷歷可數中如胡常塗惲東漢之初頗有習其業者然所授殆亦止二十八篇而已此終漢之世不見增多之書也

愚案增多十六篇孝平新莽之世曾立學官其時儒林道喪又以其事出於莽歆恥復道之故見猶不見矣亾於建武者疑不獨武成也

葢豫古文

徐州刺史葢豫以授陳留太守汝陽周防偉公

愚案東漢古文頗有不知所由來者如丁鴻傳但言習歐陽尙書而楊倫師其古文教授門徒甚盛鴻之所出未可攷也此舉葢豫以例其餘耳

杜林漆書古文

大司空扶風杜林伯山以授濟南徐巡東海衞宏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

案北海鄭氏注解古文本扶風杜氏漆書（愚案此語雖本後書然未確）初非安國壁中書也唐孔氏正義引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攷衞賈馬三君皆治漆書非膠東庸生所傳本（愚案此語未盡確）乃謂鄭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其繆論與（愚案此駁甚是）鄭志張逸問云先師棘下

生何時人鄭荅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然則特汎言之耳人無常人安得有其書乎況安國古文衞賈馬鄭諸儒實均未之見也（愚案此語未確豈許愼作說文亦可云未見邪但所見惟二十八篇斯爲至當之論）

愚案後書賈逵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是惲之弟子不獨桑欽也二漢言古文尚書必推本於安國東京之初杜林雖以漆書倡導古學其本不應與安國有異至林所授者乃衞宏徐巡等而賈逵則自傳其父業或更以林本參較値肅宗特好古文尚書逵又數爲帝言遂撰諸家同異選生徒受業而古文遂行於世其後逵自作訓馬鄭相繼爲之傳注是逵父子由塗惲以上接安國之傳而馬鄭諸儒之古學不可謂其說出於杜林明矣朱氏削除賈徽以致先後承接失傳葢疾孔穎達之虛誕欲以此辭而闢之也愚謂東京古文之學賈逵以其世業上合主好下爲儒宗馬鄭繼之所注皆在伏生篇數之內不聞有所謂十六篇與二十四篇者以此證晚書之僞乃爲拔本塞源而賈氏之出於塗惲所關甚鉅於是乎在矣朱氏起而輕爲削除且疑杜林爲別傳自壞其牆壁而開他人之門戶豈不異哉

孔僖古文

後漢書孔僖字仲和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

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遂拜僖郎中召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案韋昭杜預以前諸儒箋釋遇伏氏所無之文輒曰逸書其爲古文尚書者或出於蓋豫或本於杜林要非安國之書也惟范史孔僖傳謂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連叢子亦載孔大夫與僖子季彥問答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盍固已乎季彥答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賴吾家世世獨修之（愚案此皆晉宋以後假託附會之語似不足辨）若是則壁中之書僖家具存矣獨怪肅宗幸魯遇孔氏子孫備具恩禮僖家既有臨淮傳義其時上無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於講論之頃一進之至尊或上之東觀乃祕不以示人乎竊意僖家古義亦止伏生所授諸篇而二十五篇之增多則皆出於其後也

東漢治古文書

尹敏　孫期　丁鴻　河南尹中山劉祐伯祖　長陵令張楷公超　徵士宛孔喬子松　安成周磐堅伯（愚案仍有東郡張恭祖鄭康成所從受古文尚書者）

以上皆非孔氏書（愚案此語亦未確）

晉孔氏古文

高士朝那皇甫謐士安　太保鄭沖　扶風蘇愉休預

城陽太守天水梁柳洪季　城陽臧曹彥始　豫章內史

汝南梅賾仲眞

案孔氏書傳授受正義本之晉書今本晉書無之

愚案新唐書及會要隋書修於貞觀二年至十年（時與梁陳齊周五代同修）論撰有孔穎達此晚書之始末所由得載也正義修定與之同時故其言與隋志同而加詳焉晉書之修在二十年其時無穎達（蓋已沒）遂於梅賾獻尚書傳與二十五篇之出於何時皆從刊落豈令狐德棻李延壽等雖竝與二史之事未幾而聞有言其渺茫者故不得已而闕疑於此與抑晉書成於御撰而出於文皇之獨斷非史臣所得豫與若穎達所謂晉書則今不可得而見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五十九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槩　校